日本明治卅八年十一月廿五日第三種郵便物認可
日本明治四十一年六月十日發行
（每月一回十日發行）

THE MINPAO MAGAZINE

8 Nichome Shinogawamachi
Ushigomeku
TOKYO JAPAN

民報

第貳拾壹號

Telegraphic address:
MINPAO TOKYO

民報第貳拾壹號目次

●圖畫

爆烈後之吳樾烈士

楊烈士卓林（在南京爲端方所害者）

●排滿平議……太炎

●心理的國家主義……縣解

●駁神我憲政說……太炎

●駁中國用萬國新語說……太炎

●譯叢

印度自由報……臺山

印度社會報……公俠

帝王暗殺之時代……无首

●小說

一文錢……三葉

●來稿

山西宣告討滿洲檄

印度國民討英吉利露布

朝鮮人之露布

美洲華僑致公堂宣言書

●附錄

桑瀞遺徵……漢思

●答夢庵……太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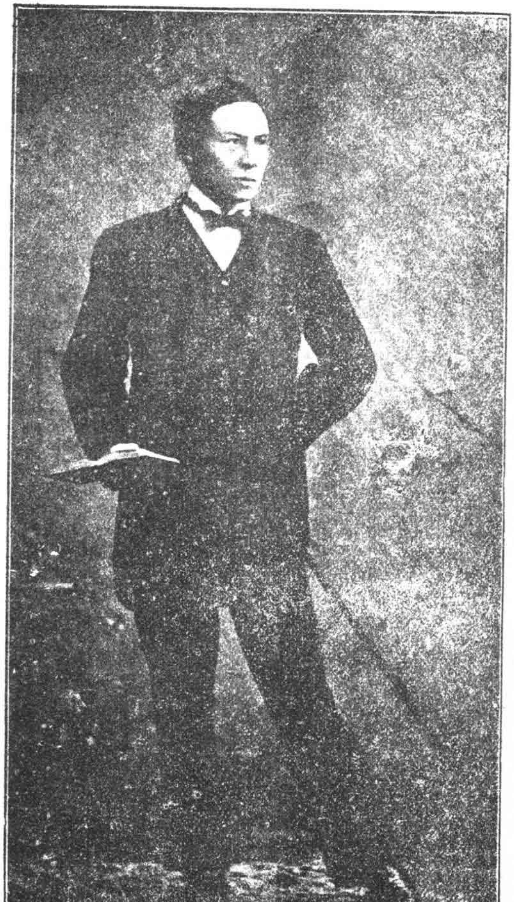


(爆烈後之吳樾烈士)

Victim. Woo yue.

After being bombarded.

楊烈士卓林



(在南京爲端方所害者)

Victim. Yang Jouh Lin.
Being killed by Dwang Foung Viceroy of
the Lia-kaing Province.

本社廣告（一）

本社發行所遷移至大久保百人町二百三十八番地所有事項仍以通信事務所直接自後通信諸君無論重要尋常定報等事直函日本東京牛込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民報通信事務所爲荷

本社白

本社特別廣告（二）

黃馬　捐洋二元

芙蓉 黃魄生　捐洋五元

本社白

本社特別廣告（三）

本社自二十期起。改定篇次。專以歷史事實爲根據。以發揮民族主義。期於激動感情。不入空漠。海內外志士。如有諳于明末佚事。及清代掌故者。務祈據實直陳。發爲編章。寄交本社。又宋季稗史遺集。下及詩歌小說之屬。亦望惠借原書。或將原書鈔錄。寄交本社。之資采輯。漢族幸甚。

本社啓

本社特別廣告（四）

本報經理人。數月以來。屢有更易。故與各埠代派處。及訂閱諸君之交涉。多有遷延未清晰者。本社同人。實深慊仄。今擬將從前事件。逐次理結。其有未了之處。請直函告本社。俾現在經理人。得以查明作覆。

本社謹白

特別廣告

僕于陽歷五月二十四日。赴雲南獨立大會。時本社人員亦俱往赴。僕歸後即不見印章一方。「篆書章炳麟印」知是偵探乘間竊去。以後得僕書者。當審視筆迹。方可作準。其印章「章」字上畫闕者。可信爲眞。完具者即非眞印也。章炳麟白。

再近有人散布匿名揭帖。僞造僕與錫良之電報。又有人冒名作信。在上海神州日報登炳麟啓事一則。其散布匿名揭帖者。查得是山西寧武府人。其冒名告白。尚待調查。合併聲明。

復報社廣告

本報發揮民族主義傳播革命思潮發刊以來已出至第十一號現第十二號亦將付印不日出版

復報社啓

代派通學報

上海通學報。向以英文爲主。丙午兩年。曾載有伊索寓言譯語妙法。文規四百條。英文初梘。中西尺牘。海外奇談。華英科學等。分門彙記。閱者便之。今又添入新譯之國民讀本。老耶而讀本。東方讀本三種。譯成華英合璧。務使初學英文者。無師自通。較讀原書。尤爲得益。特約本社代派。凡定閱全年者。三十六册。定價六元。(外國加郵四角)零售每册二角。

民報社啓

民報（第貳拾壹號）

排滿平議

太炎

人有恆言曰。玉卮無當雖寶非用。凡哲學之深密者類之矣。無政府主義者與中國情狀不相應。是亦無當者也。其持論淺率不周。復不可比於哲學。蓋非玉卮。又適爲牛角杯也。轉而向上言公理者。與墨子『天志』相類。以理縛人。其去莊生之齊物不逮。尙遠言幸福者。復與黃金時代之說同其迷罔。其去婆藪槃頭捨福之說。又愈遠矣。誠欲普度衆生。令一切得平等自由者。言無政府主義。不如言無生主義也。轉而向下。爲中國應急之方。言無政府主義。不如言民族主義也。今之非排滿者。稍異憲黨。蓋謂支那民族。自西方來。略苗人之地而有之。漢人視滿人爲當排。反顧苗人。則己亦在當排之數。是故復仇者。私言也。非公理也。且漢人以侵略之怨。而殺侵略者之子孫。被殺者之子孫。又殺漢人。則是復仇終無已也。今以强權凌轢吾民者。非獨

滿人雖漢人爲滿洲官吏者其暴橫復與滿人無異徒戮滿人可乎吾則應之曰漢族自西方來非有歷史成證徒以攷索比擬而得之獨山海經言身毒爲軒轅所居又異今說非若滿洲之侵漢土其記載具在也大地初就陂陀四隤淫水浸其邊幅是故人類所宅獨在中央高原漢族自波迷羅（此大唐西域記所譯字今鬥作帕米爾。）來雖無史籍根據其理不誣若是則苗人必不與魚鼈同生其始亦當自西方高原來二者理證相等抑未知先處此土者爲苗人耶爲漢人耶尙攷苗種得名其說各異大江以南陪屬猥𠑊之族自周訖唐通謂之蠻別名則或言獠言俚言陸梁未有謂之苗者稱苗者自宋始明非耆老相傳存此舊語乃學者逆據尙書三苗之文以相傅麗耳漢時諸蠻無苗名說尙書者固不以三苗爲荆蠻之族虞書　竄三苗於三危馬季長曰「三苗國名也縉雲氏之後爲諸侯蓋饕餮也」淮南修務訓高誘註曰「三苗蓋謂帝鴻氏之裔子渾敦少昊氏之裔子窮奇縉雲氏之裔子饕餮三族之苗裔故謂之三苗」此則先漢諸師說三苗者皆謂是神靈苗裔與今時苗種不涉或言今之苗種本由馬留合音凡幽尤與宵肴豪古今音皆相流變故馬留切音爲苗（馬留亦作馬流水經註

引晉時豫章人俞益期與韓康伯書曰「馬文淵立兩銅柱于林邑岸北。有遺兵十餘家不反。悉姓馬。自婚姻。今有二百戶。交州以其流寓。號曰馬流。言語飲食。尚與華同」案馬流今音轉爲馬來。本是南方土著。稱以馬援舊部。諒爲失實。蓋雜處既久。漢人亦自號馬流耳。

雙聲相轉。或謂之蠻。或謂之閩。皆自一語變化而成。其與三苗。據師說則非一種。藉令馬高舊訓或有差譌。則三苗容是今之苗族。然其相宅神州。與漢族孰先孰後。史官亦無以質言矣。假令苗族先來此土。而漢族從後侵畧之。苗人視漢。誠在當排之數。其或同時猋至。互爭邑落。是猶滇蜀間之爭火井。海濱種吉貝者之爭沙洲。兩無曲直。得之則是。間田甌脫。更無第三人爲其主者。既現爲漢人所有。則曰漢人所有而已。若漢族先來此土。更千百年。苗人隨而東下。以盜我田廬。竊我息壤。漢族復從後攘除之。是則漢族之驅苗族。爲光復也。非侵畧也。今據歷史所書。曰『蚩尤惟始作亂。苗民弗用靈。制以刑。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於苗。乃命三后恤功於民』及言『分北三苗』諸事。而苗族漢族之來居此土。先後未明。談者出其私臆。以爲漢族必侵畧苗民者。夫史籍所載。既已暗昧難知。則何事不可任臆。昔者大荔義渠蠻氏陸渾諸戎及赤狄白狄等。當春秋時。荐食中國。與諸夏盟會。秦既幷天下。使蒙恬

將兵畧地西逐諸戎。比卻衆狄。築長城以界之。及五胡僭擾。鮮卑宅于河洛。號曰元魏。分爲周齊。隋唐之興。鮮卑遂失其帝制。蒙古南牧。撫有神州。且及百祀。明祖驅之。令返塞外。使秦以前之史書皆滅。將謂中夏本戎狄舊邦。而秦皇以漢種侵略之矣。使隋唐以前之史書皆滅。將謂中夏本鮮卑舊邦。而隋唐諸帝以漢種纂取之矣。使明以前之史書皆滅。將謂中夏本蒙古舊邦。而明祖以漢種剽劫之矣。準此諸例。以爲漢族侵苗族者。其不根亦猶是爾。今以歷史成證言之。苗族之來先於漢族。非有符驗可尋也。漢族之來先於苗族。則猶有可質成者。案馬季長尙書注曰。「蚩尤少昊之末九黎君名。」鄭君曰。「蚩尤霸天下。黃帝所伐者。學蚩尤爲此者。九黎之君。在少昊之代也。」如鄭君說。蚩尤非九黎。九黎亦非即今黎種。若從近人假定之言。苗即三苗。黎即九黎。蚩尤爲苗族酋豪。則歷史言苗族者始此。準逸周書嘗麥解。「昔天之初。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于宇少昊。以臨四方。蚩尤乃逐帝。爭于涿鹿之阿。九隅無遺。赤帝大懾。乃說于黃帝。執蚩尤。殺之于中冀。用名之曰絕轡之野。」準太史公五帝本紀。「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蚩尤最爲暴。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

戰于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而諸侯咸尊軒轅爲天子。代神農氏。」是則苗族始入乃在神農季世。當伏羲與神農全盛之代未見有苗族蹤跡也苗族未來而漢族已先見史傳即明漢族之宅居此土爲先于苗族矣神農之末既有諸侯則蚩尤特諸侯之一亦猶春秋戎狄列在會盟豈一切諸侯皆苗族耶由斯以談赤帝之用蚩尤亦猶唐代之用藩將涿鹿之師與安史就誅相類今有人曰中國本胡人安史二家所有唐帝侵之攘爲己地孰不謂其繆于事情者若循地望言之蚩尤則不爲苗種今之苗族聚處南方吳起傳言『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外國圖曰。『昔唐以天下授虞有苗之君非之。苗之民浮黑水入南海。是爲三苗氏。去九疑三萬三千里』（太平御覽七百九十引）地望相應故謂三苗即今苗族可也而蚩尤與黃帝戰遠在涿鹿涿鹿當今宣化府懷來縣地北與葷鬻比鄰長城未築耕牧相望夫胡之與越南北相懸豈有匈奴三苗近在肘腋且太昊都陳固已南封淮汝而謂幽并之北尚有苗人準度事情鉏吾實甚苗人之俗便山習水不閑平地縱令蠶食中區亦不得遠至燕代豈若匈奴游牧之民奇畜橐佗不遠千里此則蚩尤非黎苗種族粲然著明若苗人本有大

國與漢族爭雖一敗不至瓦解黃帝則不得遽登湘山黃帝以前神農亦不得葬長沙也據斯爲斷三苗著見以少昊之末爲期則漢族東來久矣大抵人類皆自高原而降從西方抵東土者一出北道則爲匈奴一出中道則爲諸夏一出南道則爲馬留匈奴之民依沙漠而居諸夏之民據大陸而居馬留之民附洲島而居所處不同故職業亦異凡諸夏所有者經略萬里隴畝既成州閭既定而復有闌入此土者則據左契而攘之尚書言竄三苗正若秦皇之驅戎狄非苗人故有之地而我侵畧之也近代所稱支那本部者獨涼肅諸州取自匈奴則漢書所謂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四郡其佗蓋鮮有攘取者朝鮮本箕子衛滿之虛實古營州舊域中間隔絕而漢世復設玄菟樂浪諸郡今則已絕福建兩廣安南者所謂閩粵東粵南粵之地漢書地理志曰今之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眞南海日南皆粵分也其君禹後帝少康之庶子封于會稽文身斷髮以避蛟龍之害後二十世至句踐稱王後五世爲楚所滅子孫分散君服于楚後十世至閩君搖佐諸侯平秦漢興復立搖爲越王是時秦南海尉趙佗亦自王傳國至武帝時盡滅以爲郡」明此數道夏時已隸中國上尋堯典

則南交冏在域中言語相傳亦明其故爲同種水經注曰。「九眞郡九德縣有九德浦內徑越裳究九德究南陵究竺枝扶南記山溪瀨中謂之究地理志曰郡有小水五十二幷行大川皆究之謂也」水之隈陬曰究與詩言芮鞫毛傳訓究韓詩作埦者音義正同言語同則種類一明交州本是漢民今安南已離爲異國福建兩廣猶在版圖要皆九州舊服非取自苗人也雲南川南川西川東貴州諸道者昔嘗稱西南夷自莊蹻至滇池略定其地而地理志益州郡滇池縣有黑水祠禹貢梁州之域北抵華陽南訖黑水則滇池本在梁州之域史記言昌意處若水而生顓頊若水之流據水經「出蜀郡旄牛徼外至故關爲若水南過越巂邛都縣西直南至會無縣」注言「南經雲南郡之遂久縣青蛉水入焉」是雲南在顓頊時已隸漢土又說文云「溫水出犍爲涪南入黔水」水經云「溫水出䍧柯夜郎縣」蓋西南有二溫水亦猶秦蜀間有二漢水此溫字本義則然而經典已借溫爲寒溫之字觀其字之有溫知其地之內屬且江河間未嘗有象象之所出不在交趾則在雲南三苗未竄以前舜弟已名爲象益知產象之區舊嘗著籍故得有此文此語爾王政陵遲諸

夷人處遂得西南夷名至莊蹻始開其地唐蒙司馬相如之徒因而郡縣之故亦光復舊疆非取自苗人也今人于西南襍姓多號爲苗亦有譌謬不實者據水經及華陽國志「青衣水出青衣縣。縣故青衣羌國也。安帝延光元年。青衣王子。心慕漢制。上求內附。」今人言青苗者本青衣羌之別而橫被以苗名漢書西南夷傳。「自桐師以北至葉榆。名爲嶲昆明。自嶲以東北君長以十數莋都最大。自莋以東北。君長以十數。冉駹最大。自駹以東北君長以十數。白馬最大。皆氐類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蠻夷也。」今或稱爲番者不失氏名或稱爲苗則誣甚氐羌與漢古本一源又不應以漢人侵苗說此苗人之族通言馬留其駙近中國者白衣種爲大緬甸暹羅皆是類也古者叢脞諸姓時或闌入域中自爲君長所在剽刼中國有良將士率父子之兵而逐之猶故不傷往往竄入岫穴林莽之間故有義陽五谿諸蠻至今猶有稱洞苗者非其分地素在是也漢族之放流罪人與蠻種相習狎勢不獨立染其禮俗相與屯聚因是亦以荆蠻得名其後有分封者扶老攜稚往臨斯土欲因勢爲治則或斷髮文身以就之中原之吳楚於越亦準是謂之荆蠻矣前者猶今內地回人非

大食花門之族乃以漢人從其教者後者猶今土司土府亦故漢種而從俚蘇之俗是故南方諸郡曠絕千載復隸職方民無所恨此與滿洲之侵畧中國豪忽無相似者今云漢人排滿對于苗則漢亦應排何所據依而作此辯難耶抑吾又聞之曰近世無政府黨以反對强權爲號者也强權者廣汎之稱若漢人言排滿得以苗人排漢鉗其口無政府黨言反對帝王與資本家而禽畜昆蟲亦可反對無政府黨帝王資本家之於齊民徒有束縛鎭制非殺人而啖其肉人於禽畜昆蟲則强權有過是矣瞻之在後寧不可反脣相稽耶若曰吾所主持獨以人道爲限不及萬類是亦可曰人類之私言也非公理也至其言展轉相殺復仇無已者斯尤回遹之辭已復仇者以正義反抗之名非展轉相殺謂之復仇周官調人之職『凡殺人而義者不同國令勿讎讎之則死』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推刃之道也』何氏解詁曰『一往一來曰推刃』今滿洲以强暴侵畧漢族殘其民庶盜其政權以漢人反抗滿人則滿人爲受誅漢人爲杖義滿人復反抗之則謂之竊疵豺貙之行而已矣有盜人之田宅者其故主訟於官治而復之不然則率其徒衆治而

復之盜猶不已將領醜類復往攻其主人治而復之者是則復往攻之者非有無故穿人垣牆秉炬縱火者主人得格殺之律所不論而被格殺者之族黨復往攻其主人格殺之者是則復往攻之者非此蓄恆民所能喩今之學者於常識且不通練而故譎觚其辭以相論難夫婦之愚或且笑悼之矣爲種族復仇反殺者宜得何罪古無明文且以復父仇者爲決事比謝承後漢書曰「橋玄遷齊國相郡有孝子爲父復讎繫臨淄獄玄愍其至孝欲上讞減縣令路芝酷烈苛暴因殺之懼玄收錄佩印綬欲走玄自以爲深負孝子捕得芝束縛藉械以還笞殺以謝孝子冤魂」此則古之大義爲父復仇者非特不得反殺雖以縣令枉法殺之猶在當誅之域也師覺授孝子傳曰「子路仕衞赴蒯聵之亂衞人狐黶時守門殺子路其子仲子崔告孔子欲報父讎黶知之於城西決戰其日黶持蒲弓木戟與子崔戰而死」此則狐黶自知不直是故去其兵械持蒲木以應子崔自願授首也以此相例則滿洲人之不得反殺至易明也若徒以怨相軋以力相傾雖不明言復仇而在彼亦能反刃如言抵抗强權强者既覆則退爲弱者矣弱者制勝則即是强者矣既覆之政府與資本家

對於新制勝者亦得以抵抗强權爲號何獨關於種族爾乎或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侵畧漢族之滿人已下世爲枯腊而復仇於其子孫則爲無義應之曰凡相殺毀傷之怨至奕世則已矣侵畧則不然所侵畧者必有其器其事今國土與政權自滿人之祖父侵畧之而滿人之子孫繼有之繼有其所侵畧者則與本爲侵畧者同而往世殘賊屠夷之事實以政府挾之俱存是故排滿洲者排其皇室也排其官吏也排其士卒也若夫列爲編氓相從耕牧是滿人者則豈欲傳刃其腹哉或曰若是則言排政府足矣言排滿何爲者應之曰吾儕所執守者非排一切政府非排一切滿人所欲排者爲滿人在漢之政府而今之政府爲滿洲所竊據人所共知不煩別爲標目故簡畧言之則曰排滿云爾若滿洲政府自知不直退守舊封以復靺鞨金源之迹凡我漢族當與滿洲何怨以神州之奧博地邑民居殷繁至矣益之東方三省愈泯棼不可理若以漢人治漢滿人治滿地稍迫削則政治易以精嚴于是解讎修好交相擁護非獨漢家之福抑亦滿人之利寧有復崇舊怨剺面相攻之事雖然人性之貪狠無厭背違正義更萬億年而不可變也是故滿洲政府必無讓地自歸

之事爲漢族者亦固知其不可望於滿人則有昌言排滿而已滿人之與政府相繫者爲漢族所當排若漢族爲彼政府用身爲漢姦則排之亦與滿人等近世革命軍興所誅將校什九是漢人爾游俠刺客之所爲復不以滿人漢人爲別徐錫麟以間諜官於安慶適安徽巡撫爲恩銘故彈丸注于滿人之腹令漢人爲巡撫可得曲爲赦宥耶吳樾所刺滿人漢人則相半誰謂漢官之暴橫者吾儕當曲以相容乎然而必以排滿爲名者今之所排既在滿洲政府雖誅夷漢吏亦以其爲滿洲政府所用而誅夷之非汎以其爲吏而誅夷之是故誅夷漢吏亦不出排滿之域也或曰若政府已返于漢族而有癸辛桓靈之君林甫俊臣之吏其遂置諸應之曰是亦革命而已然其事既非今時所有安用喋喋多言爲凡所謂主義者非自天降非自地出非摭拾學說所成非冥心獨念所成正以現有其事則以此主義對治之耳其事非有而空設一主義則等于浮漚其事已往而曼引此主義則同于芻狗故漢族之有暴君酷吏非今日所論也就此現事之中而復有其鉅細緩急者是故政治得失外交善敗亦姑棄捐弗道舉一綱而衆目張惟排滿爲其先務此貞實切事之主義所以異于夸大殉名之主義矣

心理的國家主義

縣解

近頃倡國家主義以抗民族主義者日多。雖其論皆久爲吾人所駁擊。而民衆猶信彼不疑者。以震於國家之一名辭故耳。夫使不從心理上言。徒以統治之迹而論。則言愛國家猶言愛君主耳。彼輩知保皇之說之終不可伸也。而又思保全滿洲則舍君主而言國家。夫國家滿洲而爲之盡力。則何事言保皇斥排滿哉。名實不損。而君位賴安。其爲滿洲謀可謂忠矣。顧滿洲不愛其忠。且深虞其詐。則又奈之何。然在普通人。雖知滿洲之爲讎。而無以解於國之不可不愛。雖知彼輩之說未遽足信。又疑於國家主義之倡道。爲歐洲一般風潮。不敢非之。故爲之釋國家主義之眞諦。明彼輩所倡非眞正之國家主義。亦吾人所信爲應有之責者也。

蓋自國家主義之說興。懷利祿者覵其便已私。陰知其非是而不惜主張之。以爲登進階。而一般人民乃爲所惑。常言動曰國家國家。其說始則曰滿洲人者我國家之

人也其結果則曰滿洲之國家我之國家也夫滿洲人之非我國人也吾輩已熟論之今而曰滿洲之國家我之國家則不過承認征服之事實而已夫如是則第從其名稱謂之國家則吾亦固不之靳何則名者所以呼物譬如有人易獸之名謂之人易賊之名謂之父此固自成一種語言而已苟不父事其賊人畜其獸亦何足爲病顧以其名曰國家而遂以他人之所以愛國家者愛之幸則爲之幸恥則爲之恥死生以之此非所謂大惑終身不解者耶**夫通常之言國家**恆有二義一**爲法理上者一爲心理上者**前者則於法律上以定其人所屬之國者也故可稱客觀的觀察之國家後者則人之心中自定其所歸向者也故亦可稱主觀的觀察之國家從法律上言人不可無所屬之國家也故爲人征服之國家爲國家夫非教之以忠愛也特以事實上爲其所支配則以爲其人屬此國家耳其認此人屬此國家者只認定其有能爲支配之事實初不問其爲此支配之是非又不教其不反抗此國家也至於心理的國家則全與此異實根於歷史的民族的思想以定其所依歸而此思想決不隨外物爲轉移以爲吾應受此國家之支配則受之

以爲不可則去之而自建立非可以勢力壓抑之章制羈縻之也故雖身之見支配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而心所宗仰則仍以歷史的民族的關係爲斷故言法理上屬何國家無是非之可言者也然在心理上則得以己之判斷定所歸往有不當者人交非之矣今如旅居署籍在日本則曰淸國人在英屬則署名曰 Chinese 其意皆以指吾曹爲滿洲所征服之民也從法理上言之從客觀的觀察之也吾人雖甚不欲其然。不能言其非也。然使有人叩吾曰足下所歸嚮之國家爲滿洲歟。則吾率臆而答曰否矣。此則心理的國家所異於法理的國家也。

然而如前所述。彼**以滿洲之國家爲國家者實基於法理的而非基於心理的者也**於是而稱國家主義。則適成其爲彼輩之國家主義而已。試循其本而論之。彼之倡國家主義者其意豈不曰吾言奉滿洲之君主則於義爲不合而言國家則無礙耶。夫往者滿酋力倡君臣之義以抑種族之見以爲一旦委贄。不復可叛。食毛踐土同凛天澤之分自大義昌而邪說摧陷。今之人士無不知非笑之矣。顧於國家則以其說之新而有所賴以爲後援也。則莫敢訾議之。

雖然吾豈必謂國家主義之皆可廢特是**所謂國家主義者當以心理的國家爲基礎以立說不當以法理的國家爲基礎而立說**不幸而吾國民初未知此別彼倡邪說者遂得因而搖之也今夫**自法理上而言國家主義則其結果與彼滿酋所倡君主主義果何異耶**夫人孰爲當爲吾君者乎孰爲當支配吾者乎是皆權係力之關其不能由己意以決者同也是則强而使屬己國者無異强而爲之君也今滿洲人强而爲吾君則知其不可而滿洲人强而使吾人國其國則可之是何不知類之甚也夫在往者不知有所謂國家主義其言尊君愛國義同耳至其亡國也則不曰亡國而曰易君此無他亡國之結果必易君也宋明之遺民謳詠不離於趙朱以其帝系代表吾國也在今日方且笑其不知國家與皇室之區別然而在當時幸不知此區別耳使其知之則如彼所謂國家主義之說何不可云新君之國即吾之國當愛之而爲之盡力方且並此潔身全節者無之矣夫不事二君者不欲人强爲之君也然而諱此易君之名轉而他言曰以我之國爲汝之國則將事之乎方明之

未亡。法理上爲明人。其既亡於清。則法理上爲清人矣。則易忠於滿洲君主之詞爲忠於國家。未見其有以異也。然知其言君臣之義不足以藉口抹煞種族界限。乃至言國家則以爲可以泯種族之爭。於亡吾國之君知其不可君也。而於亡吾國之國則國之。此眞所謂知二五不知一十者矣。

且自法理上而言國家主義。則其所以認某國爲己之國家者。非自意之團結而法律之結果。非以能動的性質有國家。而以被動的性質有國家者也。法理上所以定所屬國家者。主由國籍。國籍法者孰則定之。非由吾民之總意定之也。在立憲國猶不過以選出爲議員者中之多數決定之。在專制國則惟一任君主之決斷而已。然而決定國籍法以後。以國籍法定一人爲屬此國者。即其人立與其國有不可離之關係。一旦去其國籍。則無復相干涉。是則人之屬於國家。由鬻市之鳥屬於籠耳。一入其籠。生息依之。而鬻者有不當意易籠可也。鳥不能有容心於其間也。令人之於國籍。寧有異於鳥之處籠乎。俎上之肉。惟宰之分配。是視落花之英。惟風之吹。嚮所嚮。彼定國籍法者。寧有異於分肉之宰散花之風乎。夫以是儻來之事實。而定國家

而於此國家必曰愛之利之犧牲其身而不惜其理果何存也。夫國籍之取得固未必盡非屬於自意。即如由歸化以取得國籍者即絕對以己之意思爲要件。雖然此特其最少數者耳。其大多數如以出生地以血統以親族關係等取得國籍者即毫不關於自己之意思如何者矣。而其最著者則以割讓吞併。夫當割讓吞併之際其受割之國常爲敵國而其割讓地之民無一願屬焉者也。然依於法理上則此被吞被割地之人民皆取得受割國之國籍矣。誠依法理而言國家主義則此被吞被割地之民皆當忠於吞併之割取之之國家愛之利之犧牲其身而不惜。夫是故阿爾薩斯鹿林之人當愛德而不愛法。愛法則非國家主義也。夫是二州昔者雖屬法而今者已割於德。其人皆取得德之國籍矣。芬蘭波蘭之人當愛俄而不謀恢復。謀恢復則非國家主義也。則以此地之人皆已取得俄之國籍故也。推之愛爾蘭人印度人非洲人之於英。印度支那人之於法。猶太人之於各國。莫不以有國籍故羈束其思想不許復有他圖。此其理論之正當與否不俟智者而後能判斷之矣。抑國家之始定國籍以統治臣民不可無其範圍耳。於是時定之以法律使有國籍者皆有忠

誠之義務則惟法律上命其然而人果守其忠誠義務否初不得定也是以度其能守此義務或已能强使守此義務然後授與國籍然假行法理上之國家主義則是一授與國籍即必能守忠誠義務授與國籍遂爲吸收人心之唯一利器則吾將立國於此遍授與國籍於世界之人則不幾全世界之人皆爲吾致忠誠而一統世界耶此尊崇國籍而不問其取得之來由者之結論所不得不然者也吾無以名之名之曰**國籍萬能主義**今之倡國家主義而勸吾人爲滿洲盡力者皆國籍萬能主義累之也吾不欲更多言其是非惟欲訴之世界之人之良心之判斷而已。

且此曹倡國家主義者必言中國不亡此其意以爲認中國爲亡國則不得不以僭之俄之波蘭德之阿爾薩斯鹿林而不得倡國家主義也然而言中國不亡甚難而實非言中國既亡甚易而實是以主張國家主義故舍其是易而取其非難其心亦已苦矣顧苟從法理上國家主義則中國雖已亡而吾輩固猶未脫滿洲之繫屬則苟欲效人言國家主義即取滿洲而國家之奚不可者不證中國不亡未必遂爲法

理的國家主義累也何必言中國不亡乃爲快乎。

抑且彼輩恒言曰不用吾國家主義必亡中國雖然若吾輩自心理上言國家主義者懼亡國耳假**如彼所說之法理的國家主義則何亡國之足懼**且所懼於亡國者非徒戀其國不忍使之亡也抑以亡國則己爲亡國之民無所可歸羈之國也若徒自法理言則亡國者第失一國籍耳失一國籍得一國籍其所不慊者幾何彼征服之國家方渴待忠良之民何患不以國籍見與而事此幽憂耶夫自法理上言之人無無國家者自**法理上言國家主義則愛國家者非意識的活動而機械的活動也第爲國家則愛之耳不問其國家於己何如也**山澤之間有獺焉純牝無碣見男子則擁抱求合不誰何之也今之言愛國者何以異於獺之求男乎昔人言喪君有君今何不云亡國有國乎昔人曰人盡夫也今曷不云天下之政治團體盡國家也乎何患於亡國哉

抑吾又甚爲所謂國家主義者懼夫愛國家者由夫愛人也其事不止於當前而恒

溯及過去昔人代陳公主詩曰。笑啼俱不可。始信做人難。此言情之不能兩盡也。然於國家豈有異。是假如有人隸屬臺灣。則昔爲淸國人今爲日本人矣。如論者言籍隸滿洲則愛滿洲籍隸日本則愛日本此其人於時當猶憶滿洲乎抑亦以分定而低首於日本乎將隨唐劉以舉事乎抑讋日人而納降乎此實苦於採決者也夫所爲愛者沒齒不忘第以當時之隸屬而愛之詎足爲愛國然而在當日滿洲與日本敵也愛滿洲必拒日本愛日本必絕滿洲絕滿洲則非愛滿洲也拒日本則非愛日本也然則法理的國家主義窮於適用而有不行之時矣楚人之娶妻也娶嘗罵已者曰欲其爲我罵人也今之論者其殆將率天下之人爲楚人之妻也乎雖然彼特男女之事。彼念其故夫於娶者無害也但不見誚而悅斯足矣今人之念其故國非猶嫁妻之念其故夫也且將復之復之則不愛新國明而法理的國家主義又不能適用也夫法理的國家主義於其自身不免撞突業若是矣。

試爲彼輩思所以免此非難之道則惟有一途一途奈何曰服從於現在之國家而已矣當其國家統治已。已有其國籍則愛之。其一旦失國籍。則不復念舊國矣。故方

其事滿洲。不知有日本也。方其事日本也。不知有滿洲矣。狗之搏噬。惟豢養者之命而已。安問豢之者為何人哉。必如是則其法理上之國家主義。乃可以自完。然此何名。國家主義。直**服從主義**而已。其愛國家。乃不得不愛。非不欲不愛也。國家奴隸畜之。彼亦且以奴隸所以事主者事之。故彼所謂國家主義者。服從主義也。亦即**奴隸主義**也。夫奴隸非特不敢抗其主也。於其主之輩行皆不敢抗。何則皆有為主之資格故也。夫奴隸之買賣。固無時現為之主者。固無論已。即將來可為之主。亦主事之。夫滿洲之視吾人。猶奴隸耳。儻吾人亦復以奴隸自視。則滿洲隨時可割地以贈友邦。而此地之人。隨之俱取得他國國籍。斯時何異奴之易主。然則所謂他邦者。特寓名耳。自我不立。何他之云。在既割讓後。不既以他國為自國。而他國滿洲乎。然則今日之自國。他日之他國也。今日之他國。他日未必非自國也。苟除去今日他日云云之時之關係。則所謂自國他國者。其價值正等耳。何所差別。於是而言愛國。則今日之自國。愛之。他日之自國。亦愛之。即他日之他國。與今日之他國。皆可視為自國而愛之。無所別其情之厚薄也。然則盡天下之國家。孰非己之國家乎。故法理

上國家主義者「皆國家主義」也。抑所謂國家由差別性而成立。既無他國何有自國。然則其愛自國亦空言耳。是故法理上國家主義者「無國家主義」也。

如是由法理上言國家主義終有窮時亦既明矣。且彼之始言國家主義也。只言團聚則足以禦外侮耳。其如何而團聚必限於國家耶。如何而可團聚耶。初無確實之理由存也。今爲問曰。團結數省不可歟。團聚遠東數國不可歟。必答曰不可矣。其所以不可之者。以此之團結全由於偶然之位置而非有出於自意之聯合又非有宜於聯合之關係也。然則自法理上言國家又何獨不然。夫法理上人不可無國家也。於是以其出生地或血統定其國籍。以人之附著於此地也。故國家有領土之變更。即其所變更領土內之臣民隨之有國籍之變更。夫人之出生不過自母體脫離耳。自母體脫離而偶然於此地。偶然於彼地。眞無所擇者也。然而以之定國籍。至於割地於他國。則其民所甚不願者也。顧雖甚不願仍不免變更國籍。然則人於其注籍之國家之關係直偶然而已。夫人之所以愛國利國不惜犧牲其身者乃以此偶然

之關係之結果耶必不然矣且法理上目一人為此國人目一人為彼國人特指明其結果耳夫結果有善有惡人固當加之辨別結果為善任之可也結果不善則宜有以矯正之故如吾人得為黃帝神明之冑而承先王之餘烈不喪失其為開化人民之資格此善之結果也然而於世界上人皆謂我滿洲之臣民則惡之結果也故吾人力謀去此名稱然則結果不可一概論甚明事也惟此國籍之定定於偶然故其結果或善或惡或為自由之民或隸異族之下**在法律祇認定此結果耳未嘗研究此結果也夫不能判其應如此否而可依之以立一主義者未之有也然則法理上國家主義非惟適用上有所窮自始亦無由立也**論至此則世界學者所倡之國家主義所異於彼輩所倡者何在亦可不煩言而解矣蓋凡政治論皆當判斷是非不可徒依倚結果者也皆當以自意之發動為根據而不可以偶然之現象為根據也**夫國家主義亦政治論之一也故其議論必為**

心理的而不可爲法理的此可不待遠徵即以歸化人而論可以見矣夫歸化人固有國籍儼然一國民也然而於政治上於歸化人之權利加以種種制限何也歸化人於法理上以所歸化國爲國家而於心理上本無民族的歷史的關係故也自國家言之則無此關係即雖有有國籍之結果不能享與一般人同等之權利則自歸化人言之雖有有國籍之結果而其視注籍之國家不能與有民族歷史的關係者同明矣又若於新占領地如日本之於台灣自法律上言注籍台灣者皆有日本之國籍者也皆日本國民也然日本於台灣施政全異於內地普通法令不行於台灣何也台灣之人與日本歷史全異民族全異雖得有日本國籍不可以普通日本人待之也要之政治上之施設全基於心理的無可疑者也凡世界政治家之倡國家主義其根據於心理的蓋無異也

即吾輩歷來所主張初未嘗以心理的國家主義爲非也特是**倡心理的國家主義則萬不能不先倡民族主義**而彼輩乃欲舉國家主義以抗民族主義此所以爲大惑也抑彼以爲惟服事現統治之之國家則謂之國家

主義。至於恢復前朝之國家。新創出一國家。則不謂之國家主義。夫是以顛倒反覆無一是處也。今吾爲簡括之言以告若曰。**亡國者自客觀言之者也可以法理論者也國家主義自主觀言之者也不可以法理論者也夫國雖亡而吾人仍可懷國家主義懷國家主義者不忘故國且將更立新國也**而非如彼說以服從現在所隸國家爲主義者也。

彼信法理的國家主義論者。徒以不知此義。以爲惟滿洲乃可稱國家。則既標國家主義即與民族主義相反對。實則**言國家主義者不必以現支配之國家爲國家**（故如梁氏。乃至謂亡國之民不能相稱以我國民。亦只於法理上著眼吾輩既已前斥之矣） 只可以心之所歸嚮者爲準故如對於明社而謀恢復其心嚮明則國家主義也。欲建設中華共和國。而爲各種運動。亦國家主義也。而今學者所用。大抵 **以將來欲建設之國家爲主。** 故通言國家

主義者。皆舉愛爾蘭德意志之運動爲適例。其意不過爲爭一民族之聯合或獨立而已。故惟倡民族主義而後可倡國家主義。言民族主義即國家主義在其中矣今試徵之歐洲歷史上所謂國家主義者以證吾前言。

國家主義之最早倡導而得成功者。當推荷蘭。荷蘭者。始尼達蘭北部地。以姻族相續傳於日耳曼帝甲列五世。復傳其孫西班牙王腓立二世。自爾爲西班牙屬。以宗敎問題故離西班牙自立者也。然其始叛西班牙。雖以宗敎爲名實則以民族全異西班牙。故南尼達蘭民族同西班牙。則既叛仍服。而北部終不服也。夫西班牙王以相續得尼達蘭。非以征服也。然而尼達蘭以族異而敎不同。故遂有此國家的運動。終於自立。夫尼達蘭本西班牙屬地。於法理上除西班牙外更無國家。然而謀其獨立而得稱國家主義者以心理的國家爲基礎故也。次之則於拿破崙時西葡諸國之反對拿破崙歷史家所稱之曰國家主義者也。夫在當時西葡諸國既併於拿破崙。苟從法理言倡國家主義者宜尊法蘭西顧當時之運動則主謀其獨立而已此

亦謀獨立者以心理的國家爲基礎而稱國家主義者也。

又次則國家主義中最著且其成功顯於人目者。德意志是也。德意志之國家主義。遠發源於古代。而近起於拿破崙之侵畧。自神聖羅馬帝國解散而始著。中間經六十餘年。逮一八七一年始告成功。其所異於他國者則其運動乃由分而求合非由他國自隸屬而求獨立也然其所以聯合之故與他國之求獨立之故正同皆因於歷史的關係與民族的關係也德意志之聯邦。即由神聖羅馬帝國之遺跡以起同爲日耳曼人。又同屬由往者神聖羅馬帝國分離而出者。故其民恒思結合。非徒以外患逼之使合也。法蘭西之侵凌俄羅斯之覬覦。不過爲引起德之國家主義一誘因。而不得以爲德人倡國家主義之理由也。然則德意志之國家主義亦立於心理的基礎之上無異於昔日之荷蘭西班牙葡萄牙焉有爲問者曰德之國家主義果以爲民族的關係爲基礎。則何以排澳大利。澳大利非日耳曼之國家耶。則答之曰。吾言國家主義。以民族的關係爲基礎未嘗言苟同民族者必當翕合爲一國也則雖爲心理的國家主義之運動其結果不能不除外同民族之一部分於其國家主

義之價值初無所損即如荷蘭固與日耳曼人同族。當時國家主義之運動。未嘗及於荷蘭豈獨澳哉。且澳之不加入聯邦也。自以不能與北部諸國聯合之特別理由。非被除斥於國民運動之謂也。故德意志之統一運動。可代表國家主義者也。彼則斯有言曰「始德意志國以爲於人民意識之理想於主觀的存立者耳其欲於制度法律使此理想爲客觀的之感情即爲於得其結果使用適法之習慣的形式之實力之自身也」此言德意志帝國之成立基於國家主義者也。又可以見其所謂國家者指理想之德意志聯邦。而非指當時各邦而言也。

又次國家主義大昌明而尚未成功者。則愛爾蘭是也。愛爾蘭之隸英久。而宗教民族本不相同。是以恒欲離英自立。以是而爲各種運動。夫以法理論則愛爾蘭固英國家之一部。豈惟爲其一部而已。且爲英本部三島之一。在英人固最致力於同化之者也。顧愛爾蘭人不嚮英而常爲獨立運動。亦以心理的爲基礎故也。

最後以國家主義運動而成功者有挪威。其時日最短。亦無他爭議。決獨立之事於尊俎之間。不待鋒刄。此近代絕無之事也。丹麥瑞典挪威舊同屬一王。十三世紀之頃。瑞典離而獨立。屢侮丹麥。屬有拿破崙之戰爭。丹麥爲法黨。旣而法敗。衆遂割丹麥所領挪威以益瑞典。挪威雖久屬丹麥。其民族本與瑞典同源。然以五百年間之歷史。深惡瑞典。瑞典復攬取其外交權以抑之。以是軋轢日深。至一九〇五年遂以議會決議。去瑞典王之兼王而獨立。瑞典亦不得已與訂條約而罷。夫瑞典挪威同爲北人之裔。宜能協合。然以有此五百年爭鬥之歷史。遂終不得合爲一國。是則雖有同民族之關係。未嘗有同歷史之關係。即不免分離。是基於歷史的關係而爲獨立運動者。亦以心理的國家爲基礎者也。

通觀以上所舉。則有一共通之點可言。即**凡所謂國家主義皆以創造一獨立之國家爲歸是也**。而其創造之方法。或爲聯合多國。或自一國分離。其集合分離之標準。則(一)**所基以創造新國者必有同**

民族之關係(二)雖同民族而異歷史者不與於創造之事(三)雖本以同民族組織之一國家而民族中一部分有特殊之歷史者仍生分離獨立之結果要之其創造之事必先有理想而後以見之實施是以可稱之曰心理的國家主義也

天吾人之主張國家主義亦正如是以有四千年之歷史四萬萬之民族。故以糾合同民族創建共和國為理想而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則達此目的之手段也吾輩所反覆申言之不外於是其理論不煩重舉矣。

今試取真正之國家主義(心理的國家主義)與彼所謂國家主義者較其結果則見三種之差異。

(一)真正之國家主義將建設一獨立國家而彼所謂國家主義者將服從於現支配之國家　此在前文已屢言之。

不事複舉

(二)吾輩主張眞正之國家主義將以建設新中華國而彼所謂國家主義者則以毀滅之　假從彼輩之說則屈伏於滿洲政府之下永無伸期寖假使吾人漸忘其歷史漸以其民族同化於人是則滿洲能滅吾國家而不能使吾人不念之也今之論者則於心理上摧滅吾人之國家主義爲滿洲去其所不能去者其意果何在乎　然則滿洲之亡吾國不過暫時亡之而彼輩之亡中國乃永久亡之也雖葅醢之充庖廚又安能蔽其罪耶

(三)吾人之倡國家主義將順理而進也而彼之倡國家主義實以扇人之感情爲己名高　論者詈吾輩輙曰驅於感情夫吾輩之論固未必無宕而失中者要之大較於理爲準夫怒滿洲者非徒怒之蓋有其由也乃若彼所說則凡屬外國者不問如何皆先以不肖之心待之或恐其爲滿洲之不利於是每一問題生輙危言悚論哭泣叫號使舉國若狂而已

得掩有志士之名此非專以扇動感情爲事耶**昔之保皇黨牽天下以詐今之國家主義論者牽天下以狂**夫惟相率爲狂故於第一之敵之滿洲則國家之於第二之敵之他國乃仇讐之也

謂余不信則請徵之於最近之辰丸事件夫辰丸者載軍火至澳門清吏以爲將以供給吾國民之反抗滿政府者而截獲之又以日本之强硬抗議而見釋放者也其未釋也所謂志士者爭奔走演說以和滿政府而其既釋也則又引以爲國恥移怒於日本而相戒勿用其貨

夫辰丸事件於國際上法理如何事實如何非吾人所欲問也滿洲政府疑其將資己奴之叛也則捕之日本人恐其以此損己商業交通之便也則爭之亦各自爲而已夫滿洲政府之不欲失其土壤亦猶吾人之不欲以此土壤長畀滿政府也吾能自蓄其力以謀光復則安所怪於滿洲之爲敵對於我至若日本則其視吾國之代興更無所輕重苟有所利曾何郵焉其爲吾爭也不足喜不爲吾爭也不足悲也夫是以得釋其船復其價則直以彈藥付滿政府初不顧慮焉皆無足

道者也。

然而吾獨怪一般國民之行動。何緣迷罔至是。使其軍火將以供給吾民黨。則吾之與也。顧認其爲供給民黨。轉爲滿政府之助。以懲助吾光復者。雖不得於滿政府不止。何也。吾聞其言動曰國恥。吾不知其所謂國者何在其恥何存也。某教習囘留學生。婉孌工媚。顧亦嘗主張革命矣。一旦得邀顧問之寵盼。則爲之指陳法理。謂捕獲爲當日本抗爭非理。或叩其由。則對曰「此國家之幸民黨之不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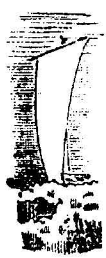
嗟乎吾眞不知其所謂國者何國也。

試爲抉其心而暴之。則彼所謂國家者。舍滿政府而外。他更無所指。然則所謂國家之幸者。滿洲之幸而已。國恥者。滿洲之恥而已。滿洲視爲其敵之軍資而奪之。則幸之。既得而復辱於日本。則恥之。宜也。吾人何爲亦見其幸而幸之。見其恥而恥之耶。夫不當恥而恥。不當幸而幸者。見其被奪者索償者爲外國。而不知奪之者。被辱者。乃己敵之滿洲也。洞視千尺。不見眉睫。聽於希微。而不聞雷震。聰明之有所蔽也。彼既以法理上國家主義蔽其聰明。而又激勵之使民殫索其力以毒

外人而更不事光復。其罪固有甚於清臣之賣國。且以此僞惡於各國。令列強皆以爲吾之革新無過如是。蓋悉力助滿政府以鎭壓暴動相結託以收中華之利。盡中土之膏腴。詎足以飽其欲耶。而其咎則法理的國家主義論者當尸之矣。故徹論討正義當先討滿洲即欲免外國之侵凌完中國之利權亦決不能主張彼法理的國家主義也

（完　結）







駁神我憲政說

太炎

羅馬教高僧馬良自吳淞抵日本說憲政事以神我爲國家根本覘闒茸者稍愈馬氏治法蘭西哲學初祖笛伽爾言『思在即我在』與數論所云『我是思』者相類故馬氏亦傅會數論神我之說以爲本氏詳其所論『求神我之愉快』者愉快不與神我相應其在佛乘則爲『受陰』其在數論則爲『薩埵喜德』求愉快亦不與神我相應自性三德生我慢諦此乃所謂求愉快者神我不當爲境界纏縛一求愉快即繫維於境界之中乃自負其神我矣名實相反而皮傅以爲言是則眩惑後生之論也復以神我形我相對爲名我但一耳寧有形神之別形我者即數論所謂『五知根』『五作根』不容與神我對立則知馬氏所謂神我即羅馬教所謂靈魂名之不可相假蓋稽治學術者所能知儒者言神氣非羅馬教所謂靈魂羅馬教言靈魂非數論所謂神我數論言神我非佛家所謂『中陰』『五陰』界說各殊不容相貿今以靈魂而假神我之名斯不察其同異矣至引孟子少樂衆樂之文以爲國家成立在是則一

切博飲淫佚者悉可借孟說爲表旗以國家言則兼并者亦可以是文飾背人道而爲殘賊乃以神我塗附其膚黃髮雨際諸公當不食其餘矣余因舉馬氏所說分條駁難著於篇。

馬氏之言曰。『國家之起原果何自昉乎。凡有血氣者。莫不自愛我。然所謂我者有形我焉有神我焉。禽獸知有形我而不知有神我。故永世不能以爲羣。人類者非徒以形我之安佚而自滿也。必更求神我之愉快。苟孑然孤立而無偶。則雖極耳目口腹之欲。而非人情之所愉樂。於是乎家族不得不興。普通之人。其愛其家族也。殆與愛己身無所擇。蓋神我之作用然也。然神我之愉快。又非徒恃家族而能滿足也。善夫孟子之言曰。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曰不若與衆。蓋人類之惡獨而樂羣。全由其天性然。於是乎由家族進而爲部落。由部落進而爲國家。禽獸不能爲家族部落。而人能爲之。曰惟知有神我故。野蠻人不能爲國家。而文明人能爲之。曰惟能擴充其神我故。』今案神我之名。自數論始。據自在黑金七十論。『離身別自有我。我非作者。名爲見者。與自性三德合。如燒器與火相應。是三德者。何等爲相。一薩埵。喜爲

體。能作光照。二羅闍。憂爲體。能作生起。三多磨。闍爲體。能作繫縛。三德互違。得共一事。如油炷火三合爲燈。是爲作者。非爲見者。故我與自性合。如生盲人負生跛人。是和合者。能生世間。自性先生「大」。大者或名覺。或名爲想。或名徧滿。或名爲智。或名爲慧。大次生我慢「我慢」者或名五大初。或名轉異。或名燄熾。慢次生十六。十六者。一五唯。五唯者。一聲二觸三色四味五香。次五知根。五知根者。一耳二皮三眼四舌。五鼻。次五作根。五作根者。一舌二手三足四男女五大遺。次心根。是十六從我慢生。從五唯生五大。聲唯生空大。觸唯生風大。色唯生火大。味唯能水大。香唯生地大。是名二十三諦。此二十三皆有三德。譬如黑衣從黑縷出。末與本相似。故自性三德。作我事已。則得分離。如世間中。無知水草。牛所噉食。應養犢子。於一年內能轉爲乳。犢子既長。牛復食水草。則不變爲乳。」若如其說。三德爲我作用。則我在纏縛之中矣。三德與我脫離。而我入涅槃之境矣。今馬氏所謂愉快者。即由喜德轉爲我慢與心相應。乃適爲纓茀神我之網罟。於神我何所利焉。若家族者。若部落者。若國家者。雖事有鉅細。對境不過五大五唯。士用不過五知五作。特以此二十事。展轉交叉遞相

番變即實而言家族作用特男女根之『戲』爾部落作用特手根之『執』足根之『步』爾國家作用并此三者益以舌根之『言』爾所對外境于無機物不出地水火風四者於有機物骨肉筋毛悉歸之地精血涕淚悉歸之水煖氣蒸動悉歸之火呼吸出入悉歸之風除此四者何處得有人類人群相與舍此無他事矣特以從此則樂違此則憂皆由我慢執持不得自遂使神我而見自性于此方遁逃不暇復何愉快之有非特家族部落國家則然即彼愛我心者亦由我慢煎迫使然于神我適爲桎梏斯正可謂形我耳是故馬氏欲以家族部落國家供養神我神我所不受也其言擴充神我尤不可通神我本自不增不減無微塵數量神我不爲之損有恒沙數量神我不爲之增如鵝羽衣不受水染如金剛石不作浮漚縱欲擴充亦無擴充之處是諸論議可謂傖陋不學者矣若以佛法相稽惟許有阿賴耶識幷不許有神我所以者何若我有自性者不應生滅相尋若我無自性者不應執着難捨是故立阿賴耶識爲根以末那之執着者謂之我見謂之根本無明而此阿賴耶識唯與捨受相應不與苦樂憂喜四受相應樂且無存皇論外界之多少乎又云禽獸知有形我不知

有神我若以神我爲寂滅者人類不知亦幾十得八九若以神我爲求愉快者雖高之至于建設國家亦祇形我之事禽獸與人知識明暗雖相遠其「有我慢與五知五作」一也且蠭蟻有君臣猿猱有渠帥誰謂禽獸無部落國家者禽獸雖有部落國家人視之則不以齒數此由形有鉅細事有幽明故二者不能以相擬令有修人無路建立國家視吾儕所謂國家部落者亦若蜂蟻猿猱之聚矣馬氏所執亦謂禽獸無靈魂人有靈魂耳靈魂之說義固芒昧形骸既沒理不獨存若就生存爲說靈魂者即與知識無異人與禽獸知識慮有短長至謂禽獸有現量而無比量則亦夸誣之論馬行道上見有人偃臥其前則卻行勿進以前比量知蹴則傷故貍聞鼠聲必審聽其方位從其方位而捕啖之以餘比量知鳴處即鼠所在故鹿于石上礪角必就池沼自鏡觀其形態嫵媚與否以平等比量知水中像即己形故若徒知有現量者必不審慮如此且「心所」有五徧行境人與禽獸所同也作意觸受無過動向感覺之倫乃至想以取境分齊思以構造善惡禽獸雖愚于此豈異于人耶特其別境五事則不必盡與人同要所缺者惟定慧勝解耳未來之欲過去之念此亦非有異

人也以此鄙夷禽獸既非其實以尋常知識之本體而被以神我之名其名實亦不相應矣卒之禽獸之所以劣于人類者在其少自覺心不在其不知神我家族部落國家之所以建造亦不繫神我觀念之有無有知神我者有進而知無我者則獨往之念必盛而合群之力必衰世俗所謂文明野蠻者又非弔當之論也昔德人尼采有言曰「路德所以能改教者非由其才調志行度越常人亦非由北歐君主同心與法皇相抗又非由羅馬舊教內容腐敗可欺而僵實以北歐文明過淺人人有平均之信仰故從之如風靡耳南歐文明已進故與路德相和者少上觀希臘盛時畢他科羅斯柏拉圖因柏圖克黎斯諸聖哲人人有建立宗教之資然而獨倡寡和者由希臘文明最進個人之發達有餘則思想不容一致以此反觀改革宗教之所以成正由北歐之文明缺乏耳」是豈特宗教然雖于國家亦然凡能成國家者必其人民于國家有平均之信仰也假令人民參半皆知神我團體解散直反掌之事而已今信仰國家者以信仰宗教爲非文明惟信仰國家爲文明信仰無政府者以信仰國家信仰宗教爲非文明惟信仰無政府爲文明三者雖殊其當合群一也若信仰

神我者則不容有團體縱如雨際諸師亦成宗教率皆屏營獨處僻在深山與上說下教者有異故神我之說成而團體從之銷釋然世固有以止觀禪定爲見危授命之資者此但曠覽死生能輕軀命故其成效有然所謂塵垢粃康陶鑄堯舜非直接於淸淨法流也且審於自知有我者亦審於知他人之有我互相題品則方人自此始然知人愈明其團體亦愈難鞏固今以中國民情論之他無所長獨知人爲長耳有雄略之士出宅塞北與蒙古處宅南海與僑人處其人知識淺短不知交際蕃變之情則易於結合也黃河以北抵長城而止五嶺以南抵崖山而止稍難於凝集矣大江左右其人機智相猜互見肝肺縱歐洲諸豪駿生在區中亦無以使人翕合一相診察而崩離立見矣惟庸德庸行有時足以感人愈雄略則愈見其拙是即尼采所論南歐北歐之例非審於知我之效耶今以知有神我爲國家之起原抑何其紕戾也由家族而部落由部落而國家特彀張使大耳若以但有家族爲野蠻既有國家爲文明者今應問彼文明野蠻爲反對耶爲部類耶若云是反對者家族部落國家鉅細有異其爲人群相處則同反對之性安在若云是部類者文明野蠻即不應

分別高下家族者野蠻人所能爲增進其野蠻之量則爲部落又增進其野蠻之量則爲國家是則文明者卽斥大野蠻而成愈文明者卽愈野蠻亦猶伏卵爲雞至三尺之鷗而止雞爲極成之卵文明爲極成之野蠻形式有殊而性情非異安用徒張虛號矣今以文明野蠻爲國家有無之準又何其紾戾也馬氏之言曰。洵如孟子少樂不如眾樂之言。則神我之最宜感愉快者。莫我中國人若也。蓋箇人之樂。不如家族之樂。家族之樂。不如部聚之樂。部聚之樂。不如國家之樂。小國寡民之樂。不如大國眾民之樂。比例則然也。而我中國今日之人。乃適得其反。今案人之情性好群好獨固有兩端好群者雖多數如嬰兒多嗜甘也稍長則或嗜蕫蓼諸辛有覩飴蜜而作吐者矣研精冥想之士多好閒居樂群者惟恆民爲爾。不然則死權殉利奔走衣食者也就云眾樂爲本性者喑醷之物强陽之氣則然非對於神我必應如是伉儷相處不如陳列嬪嬙父子更傭不如傳呼僕役驕奢淫縱皆自眾樂之念生馬氏亦與之耶若云小國寡民不如大國眾民之樂自非侵略他人其樂何由而遂夫事有同名而指趣絕相違戾者博愛幷容墨子之所謂兼士也侵牟蠶食商君之所謂兼

幷也其言兼同其所以爲兼異乃如水火白黑勢不相容今假眾樂之言以文飾其帝國主義是猶借兼士之名以文飾其兼幷主義墨孟有知必縈以朱絲攻以雷鼓無疑也馬氏固羅馬教僧其言不得不稍藴藉充其意趣去金鐵主義不遠矣

馬氏之言曰吾儕以求神我之愉快故而組織此政聞社吾儕以遵良知之命令故而組織此政聞社人人各有其所信之主義所信之主義適相同者乃集合而爲一黨誰信之吾之良知信之也故政黨者多數政黨員之良知之結晶體也人而不自服從其良知時曰非人」是說固非甚謬然應問良知云何當嬰兒能啼笑時寧知有政治亦寧知政治中有相歧之主義長而有所見聞以意推校或可或否則既非良知矣且人當服從良知固也而良知所信者未必皆正即彼爲盜賊者亦有任俠可貴之名凡諸椎埋攻掠之徒赤心悃愊以崇效宋江爲義士者其心豈皆虛僞蓋貞實自信者多矣故雖服從良知而所信既非不得以良知爲解世之言致良知者始自餘姚王守仁以震濠仁孝多聞視武宗荒淫之主一堯一桀可知也而守仁擁戴亂君以誅賢胄亦謂效忠天室良知所信則然今以匡扶胡羯熱中巧宦之政黨

主義相同。同在慕羶之事。而以良知所信。文之斯。良知亦不足邵矣。昔康德有言曰。過而爲非。後必自悔。此良知之命令使然也。後有人駁之曰。過而以任卹之事許人。後亦自悔。此亦良知之命令使然耶。若云至誠所發。悉本于良知者。一切悖亂作慝之事。苟出至誠。悉可以良知被飾。宜哉。孔有德范承謨輩得以致命遂志稱也

嗚呼。馬良以方聞之黃耇。爲承學重。今其持論。款空徒爲侈大。有以知權利之塗。令人喪其神守而已矣。雖然。吾當爲馬良告曰。馬良本羅馬教僧。吾亦崇信相宗。與沙門比迹。雖佛乘與天教有殊。其游心方外一也。既與乞兒馬醫同賤。爲民請命。是其故常。且釋教以王賊並稱。而羅馬教所奉。舊約出埃及記一篇。亦即民族主義。紓此淨土天宮之想。以其頭目腦髓。持救漢民。則僧徒所有事。若蹀躞政黨之間。鎔金躍冶。既不祥矣。而黑衣宰相之名。又足以點汙正教。抑何不矜惜其門風耶。吾意馬良之命名也。蓋亦有所則效。昔漢末有襄陽馬良矣。蜀先主辟爲左將軍椽。遣使吳下。良求諸葛亮爲介於孫權。亮曰。君試自爲文。良即爲草曰。「寡君遣椽馬良通聘繼好。以紹昆吾豕韋之勳。其人吉士。荆楚之令。鮮於造次之華。而有克終之美。願降心

存納。以慰將命。今馬良自吳淞來不憚波濤自日沒以至日出又與東國勳舊應和寡君愛新覺羅氏其亦歎爲白眉哉漢有胡廣明有胡廣中庸之道旣同漢有馬良淸有馬良協穆二家亦復古今一揆所志固遂若無以昭事上帝何





駁中國用萬國新語說

太炎

巴黎留學生相集作新世紀。謂中國當廢漢文而用萬國新語。蓋季世學者。好尚奇觚。震懾于白人侈大之言。外務名譽。不暇問其中失所在。非獨萬國新語一端而已。其所執守。以象形字爲未開化人所用。合音字爲既開化人所用。且謂漢文紛雜。非有準則。不能視形而知其字。故當以萬國新語代之。余聞風律不同。視五土之宜。以分其剛柔侈斂。是故吹萬不同。使其自己。前者唱喁。後者唱于。雖大巧莫能齊也。萬國新語者。本以歐洲爲準。取其最普通易曉者。糅合以成一種。于他洲未有所取也。大地富媼博厚矣。殊色異居。非白人所獨有。明其語不足以方行世界。獨在歐洲有交通之便而已。歐洲諸語。本自希臘羅甸孳乳以成。波瀾不二。然改造者不直取希臘羅甸之言。而必以萬國新語爲職者。正由古今異撰。弗可矯揉。以此相稽。則漢語之異於萬國新語。視萬國新語之異于希臘羅甸。其遠彌甚。在彼則以便俗爲功。在此則以戾匡從事。既遠人情。亦自相牴牾甚矣。若夫象形合音之別。優劣所在。未可

質言今者南至馬來北抵蒙古文字亦悉以合音成體彼其文化豈有優於中國哉合音之字視而可識者徒識其音固不能知其義其去象形差不容以一黍故俄人識字者其比例猶視中國爲少日本人既識假名亦竝粗知漢字漢字象形日本人識之不以爲奇恆難了是知國人能徧知文字以否在强迫教育之有無不在象形合音之分也識字之難未若辨別草木草木形類而難分文字形殊而易別然諸農圃識草木必數百種尋常雜字足以明民共財者亦不逾數百字耳治文學者猶采藥之夫治小學者猶博物之彥雖稍艱阻不必夫人而能之也古之小學。習書計與五甲六方。故人人知文字。計之粗者。乘除開方諸術。習之易矣。然今世士人。尚非盡人能解。豈漢算獨難治哉。士人知書而愚於計。商賈識計而短於書。由其用有緩急。故治之有先後也。至于庶業滋繁。飾僞萌生。人不知書。則常苦爲人所詐。夫農夫操耒。若無事於知書。乃至陶人摶土。梓匠營宮。婦功刺繡。錦官織繒。工藝精良。視農耕爲難習矣。然皆十口相傳。不在載藉。當其習此。以爲文字非所急圖。出而涉世。乃自悔其失學。書札契劵計簿之微。猶待他人爲之營治。欺詐不可以猝曉。隱曲不可以

自藏斯亦爽然自咎也若豫覩知書之急誰不督促子弟以就學者重以強迫教育何患漢字之難知乎或言日本雖用漢字淩雜無紀支絀亦可覩矣漢人守之其不利亦將等于日本此未辨清濁之原也日本語言故與漢語有別強用其文以爲表識稱名既異其發聲又財及漢音之半由是音讀訓讀所在紛糅及空海作假名至今承用和漢二書又相羼廁夫語言文字出于一本獨日本則爲二本欲無淩雜其可得乎漢人所用顧獨有漢字耳古今語雖少不同名物猶無大變至于儕偶相呼今昔無爽助詞發語之聲世俗瞀儒疑爲異古余嘗窮究音變明其非有差違作釋詞七十餘條用爲佐證今舉數例孔之與好同訓爲嘉古音本以旁紐雙聲相轉故釋器云肉倍好好倍肉者好即借爲孔字古者謂甚曰孔今者謂甚曰好好大好快若古語則言孔大孔快矣小爾雅肆訓極說文肆訓極陳大雅其風肆好肆好者極好也今遼東謂極備曰有得肆蘇州謂極熱曰熱得肆訓肆爲極是與古同肆殺同部去入一聲故夏小正貍子肇肆傳謂肆借爲殺宋人謂極好曰殺好即古言肆好矣今人謂極陳力曰殺力即常言肆力矣說文相從目聲亦從里聲作梩考工記里

爲式即己爲式明古音里與目同古人說過去事語終言矣今人說過去事語終言哩哩即矣之聲變也商書以昵爲禰釋獸以泥爲禰明古音泥與爾同詞之必然古語言爾今語言呢呢即爾之本音也乃至楚人發語言羌今湖北黃梅人冠語多用羌字音斂如姜釋詁訓都爲於今江南蘇州人言於則用都字音促如篤此則通言別語詞氣皆與古符由此以雙聲疊韵展轉鉤校今之詞氣蓋無一不與雅訓相會者百代纍疑渙爾冰釋況諸名物取捨之詞而有與故言相失者耶特世人鮮通韵學音聲小變即無以知所從來若循法言切韵之例一字數音區其正變則雖謂周漢舊言猶存今世可也況其文字本出一塗不以假名相糅與日本之淩雜無紀者阡陌有殊憂其同病所謂比儗失倫者哉或疑方土不同一道數府之閒音己互異名物則南北大殊既難齊一其不便有莫甚者同一禹域之民而對語或須轉譯曷若易之爲便抑以萬國新語易漢語視以漢語南北互輸孰難孰易今各省語雖小異其根柢固大同若爲便俗致用計者習效官音庸非難事若爲審定言音計者今之聲韵或正或譌南北皆有偏至北方分紐善符于神珙而韵略有函胡廣東辯韵

眇合于法言而紐復多殽混南北相校惟江漢處其中流江陵武昌韵紐皆正然猶須旁采州國以成夏聲若風聲本在侵部而江甯言風音猶作方林切庚聲本在陽部而蘇州言庚音猶作古郎切此合于周秦本音者松之音所在皆切相容而黃州廣州呼松者猶作祥容切鳥之音所在皆切女了而湖南江左呼鳥者猶作都了切此合于隋唐切韵者既以江漢間爲正音復取四方典則之聲用相和會則聲韵其無謬矣故訓衰微留者可寶此在南北亦皆互有短長閩嶠之言至詰詘也然而稱一爲蜀呼事爲載讀火如燬乃毛傳方言之故訓中原板蕩佚在東南可謂邊方無典語耶秦蜀荊楚之言至通達也然而冰出爲凌見諸國風官禮他方無舉此者淮西猶謂雨而木冰爲油光凌暴雨爲涷徵之楚辭淮南他方無舉此者川陝間猶謂夏月暴雨爲偏涷雨可謂中原無別語耶若知斯類北人不當以南紀之言爲磔格南人不當以中州之語爲冤句有能調均殊語以爲一家則名言其有則矣若是者誠不若苟習官音爲易視彼萬國新語則離易相距猶不可以籌策計也必欲盡廢漢文而用萬國新語者其謬則有二事一若欲統一語言故盡用其語者歐洲諸族

因與原語無大差違習之自爲徑易其在漢土排列先後之異紐母繁簡之殊韵部多寡之分器物有無之別兩相徑挺此其犖犖大者强爲轉變欲其調達如簧固不能矣乃夫丘里之言偏冒衆有人情互異雖欲轉變無由杜爾斯兌氏言中國道字他方任用何文皆不能譯夫不能譯者非絕無擬議之詞也要之封域大小意趣淺深必不能以密切猥用彼語以相比況將何以宣達職志條鬯性情此蓋非一道字而已其用於屈伸取捨者某宣教師亦爲余言漢語有獨秀者如持者通名也高而舉之曰抗俯而引之曰提束而曳之曰捽擁之在前曰抱曳之自後曰拕兩手合持曰奉肩手任持曰擔并力同舉曰臺獨力引重曰扛如是別名則他國所無也今自廢其分明者而取他之掍合者言以足志宜何取焉及如械器有無東西殊貫食有竹箸賭有圍棋樂器有簫管笙磬之殊形衣服有袍袿衫襦之異用若此類者殆以百數夫稱帽爲冠以盤爲案正名者猶云不可況或本無其器而皮傅爲名乎夫兩語相注繁簡多寡之不相當旣如是矣且一字而引伸爲數義者語必有根轉用新語彼此引伸之義其條貫不皆相準是則杜絕語根也尋常稱謂之詞復有志而晦

者今人尊敬之言曰「台」曰「令」台之語本于三能三足鼉謂之能魁下六星兩兩相比似之故曰三能古音能與台同故或書作三台以比三公而尊稱曰台者自三能來今若謂人爲鼉未有不色然怒者稱之以台則爲尊敬此由古今語變今時已無有呼鼉爲能者爾令之語本于靈靈者巫也上古重神事故靈引伸爲善假借作令尊稱曰令者自靈子來今若比人以巫則侮慢語也而稱令顧爲尊敬此由古今語異今時已無有呼巫爲靈者爾若其轉爲新語汎以尊貴之語代台以良善之語代令則粗觕而失語柢若質譯爲鼉爲巫則不可以爲尊敬之詞夫尋常譯述得其大義可也至於轉變語言必使源流相當而後可汎則失實切則失情將以何術轉變之也且萬國新語者學之難耶必不能舍其土風而新是用學之易耶簡單之語上不足以明學術下不足以道情志苟取交通若今之通郵異國者用異國文字可也寧當自廢漢語哉豈直漢語爾印度歐洲諸語猶合保存蓋學之近質者非緜密幽邃之詞不足宣㫉今之持無政府主義者欲廢強權豈欲廢學術耶學之近文者其美乃在節奏句度之閒不專以文辭爲準若其紐毋不同韵部有異名詞長短往復

皆殊則在彼爲至美者於此乃反爲儜劣擾倫之詩西方以爲悽愴妍麗矣譯爲漢文則率直不足觀采其稍可者必增損其文身句身強以從我此猶治璞玉者施以刻雕非其舊式然也由是知漢土篇章之美者譯爲歐文轉爲萬國新語其率直鮮味也亦然本爲諸韵轉之則無韵本爲雙聲轉之則異聲本以數音成語轉之則音節冗長失其同律是則杜絕文學歸于樸僿也嘗見譜岳鄂王詞者合以風琴聲遂沈濁彼其朱弦疏越用之廟堂施之宗敎宜以是爲上宮而漢土詞曲音取悲涼惟管能諧其聲氣風琴嘽緩清濁異宜故聞者幾於思臥夫以樂器準音絲竹猶勿能相代況復言語有差其不相值也明矣若徒以交通爲務舊所承用一切芟夷學術文辭之章章者甚則棄捐輕乃裁減斯則其道大觳非宜民之事也二若謂象形不便故但用其音者文明野蠻吾所不論然言語文字者所以爲別聲繁則易別而爲優聲簡則難別而爲劣日本嘗欲用羅甸字母以彼發音簡少故羅甸足以相資漢土則不然縱分音紐自梵土悉曇而外紐之繁富未有過于漢土者也橫分音韵梵韵復不若漢韵繁矣視歐洲音直觳語耳昔自漢末三國之間始有反語隋之切韵

以紐定聲。舍利神琪諸子。綜合其音。參取梵文字母聲勢之法。分列八音。至今承用者。爲字母三十六而聲勢復在其外。以現有法言切韵也。今之韵部著于脣舌者。慮不能如舊韵之分明。然大較猶得二十。計紐及韵。可得五十餘字。其視萬國新語以二十八字母含孕諸聲者。繁簡相去。至懸遠也。河淮江漢之閒。侵之與眞。覃之與寒。韵部絕遠。而或轉相掍殽。廣東呼侵覃部字則合口。呼眞寒部字則開口。區以別矣。靑之與眞。韵部相望若比鄰。中原亦轉相迆入。廣東呼眞部字則收鼻推氣言之。呼靑部字則橫口斂氣言之。然若呼雨爲以。讀居成箕。則不逮中原之正。凡此分別。歐洲之音不能具也。字母三十六者。本由華嚴四十二字增損以成。漢梵發音亦有小別。故不得悉用華嚴。乃如非敷奉娘四紐。梵音所無。錢大昕已明其義。蓋自孫炎韋昭徐仙民李軌劉昌宗諸家。各爲反語。揚摧可知。然重脣輕脣。至中唐始有分辨。舌頭舌上。亦遂析爲二音。此至今無替者也。漢音所以異者。在舌上知徹澄三紐。江左呼之。幾與照穿牀等。閩廣則或迆入喉牙。自此數省而外。分畫至嚴。呼中者不得同宗。言丑者不可作醜讀。宁者不能似樹。蓋婦孺所知矣。若如歐洲之音。齒音照紐尙

不能質直出聲至舌上知徹澄等則無音可以模寫余昔視梵文字母有縿姹茶三音謂與此土知徹澄等及就問印度人猶云作多佗陀（讀入麻部）惟縿姹茶之音亦得令其切出歐洲則一切闕之與白人語北言直隸南言鎮南關直云鎮云必訛變其音以就彼是三紐者蓋漢土卓特之音日本人亦弗能道是也若夫正齒有照穿牀審禪五紐齒頭則以精清從心邪相副得其半音禹域而外孰能具此且正齒齒頭當日析爲十紐若從簡易即分等之術耳同在一紐而音有四等之殊故夫見之與貫谿之與坤其鴻纖必有辨也審紐祇隸正齒而北音或遂入舌上是舌上復增一紐舌頭定母所隸同徒諸字今呼者不純如定乃在定透之間亦如曉喻相磋其間復出匣母故以此三十六者按等區分其音且將逾百韵以四聲爲劑亦有八十餘晉二者幷兼則音母幾將二百然皆堅完獨立非如日本五十假名刪之不過二十音也寧有二十八字之體文遂足以窮其變乎夫聲音繁簡彼是有殊非直新語合音之法不可單行縱盡改吾語言以就彼律抑猶有詰詘者是何也常言雖可易而郡國姓名諸語必不可易屈而就彼音旣舛變則是失其本名何以成語或言

漢音雖繁。然譯述他國固有名詞。亦少音和而多類隔。要在得其大致而已。準是則以新語譯漢土舊名。小有盈朒。亦無害焉。應之曰以漢語譯述者漢人。也名從主人號從中國他方人地非吾所習狎者雖音有弇侈何害今以漢人自道鄉里而聲氣差違則不可以此相例亦明矣蓋削趾以適屨者工之愚也戕杞柳以爲杯棬者事之賊也頃者日本人創漢字統一會欲令漢人諷誦漢文一以日本尨奇之音爲主今之欲用萬國新語者亦何以異是耶且漢字所以獨用象形不用合音者慮亦有故原其名言符號皆以一音成立故音同義殊者衆若用合音之字將芒昧不足以爲別況以地域廣袤而令方土異音合音爲文逾千里則弗能相喻故非獨佉方字母不可用於域中雖自取其紐韻之文省減點畫以相絣切其道猶困而難施自頡籀斯邈以來文字皆獨標部首據形系聯者其勢固不得已也由斯二義盡用彼語則吐辭述學勢有不周獨用彼音則繁簡相差聲有未盡談者不深惟其利病而僞。爲以除舊布新爲號豈其智有未喻亦騖名而不求實之過哉雖然輔漢文之深密使易能易知者則有術矣。一欲使速於疏寫。則人人當兼知章草。漢世制詔三王。其

冊書猶眞草兼具豈況符契箋奏之書日不暇給則何取端書分隸草書之作導源先漢故由隸體遷移苦夫裨諶草創難知其審而阮氏鐘鼎款識謂周世自有草篆則過崇儷器爲不根之談也要之漢初文史辭尙簡嚴猶以草書綴屬今之繁辭則宜用草書審矣大氐事有緩急物有質文文字宜分三品題署碑板則用小篆雕刻冊籍則用今隸至于倉卒應急取備事情則直作草書可也然自張旭懷素以來恣意鉤聯形殺已甚當依急就正書字各分區無使聯緜難斷而任情損益補短裁長以求側媚者一切遮禁字形有定則無由展轉紛歧此非獨便于今隸視歐文亦愈徑省何者本以一音爲一文非以數音成一語也二若欲易于察識則當略知小篆稍見本原初識字時宜教以五百四十部首若叉簡略雖授「文字蒙求」可也凡兒童初引筆爲書今隸方整當體則難小篆詘曲成書反易且日月山水諸文宛轉悉如其象非若隸書之局就準繩與形相失當其知識初開一見字形乃如畫成其物踊躍歡憙等于熙游其引導則易矣象形之與合音前者易知其義難知其音後者易知其音難知其義何者今當初識字時但知魚鳥二文則凡從魚之字不爲魚名

即爲魚事從鳥之字不爲鳥名即爲鳥事可以意揣度得之縱于假借未明本形本義思則過半。嘗有人言。學者相聚說感慨字漢書皆作感槩。一科舉人愬之曰此謬語也。慨自心出。非自木出何以字當從木。此雖昧于假借。然本義本形。自當作慨科舉人所說固于小學非甚戾也。然則略知部首於所隸屬之字雖未了知定義而較略可以意窺異乎合音之字其大義無由懸揣故象形與合音者得失爲相庚特隸書省變之文。部首已多殽亂故五百四十小篆爲初敎識字之門矣。若欲了解定音反語既著音自可知。然世人不能以反語得音者以用爲反語之字非有素定尚不能知反語之定音何由知反語所切者之定音哉若專用見谿以下三十六字東鍾以下二百六字爲反語但得二百四十二字之音則餘音自可覩矣然此可爲成人長者言之以敎兒童猶苦繁冗又況今音作韵非有二百六部之多其字自當幷省欲使兒童視而能了非以反語注記字旁無由明憭而見谿諸文形體茂密復不便于旁注於是有自矜通悟者作爲一點一畫縱橫回復以標識字音先後作者蓋四五輩矣然皆不可施用是何故今人發語之音上紐下韵經緯相交除去四等四聲

可以規圈識別其本母必不損五六十字而今之作者既于韵學茫無所了又復自守鄉土不遍方音其所創造少者財十餘字多乃不踰三十以此相切聲之闕者方多曾何足以龔用歟又其惑者乃謂本字可廢惟以切音成文斯則同音而殊訓者又無以爲別也重紕貤繆疑眩後生卒以世所公非不見采用而定音遂無其術余謂切音之用祇在籤識字端令本音畫然可曉非廢本字而以切音代之紐韵既繁徒以點畫波磔粗細爲分其形將匱況其體勢折旋略同今隸易于羼入正文誠亦有不適者故嘗定紐文爲三十六韵文爲二十二皆取古文篆籀徑省之形以代舊譜既有典則異于鄉壁虛造所爲庶幾足以行遠其詳如左

紐文三十六

喉音（亦曰深喉音）

丨　今隸作丨唐韵古本切即舊見母

凵　今隸作凵唐韵口犯切即舊溪母

乁　今隸從小篆作及唐韵巨立切即舊羣母

乂　今隸作乂。唐韵魚廢切。即舊疑母。

牙音（亦曰淺喉音）

一　今隸作一。唐韵於悉切。即舊影母。

厂　今隸作厂。唐韵呼旱切。即舊曉母。

乙　今隸作乙字亦作鳦。唐韵烏轄切。即舊喻母。

㔾　今隸作㔾。唐韵乎感切。即舊匣母。

舌頭音

刀　今隸作刀。唐韵都牢切。即舊端母。

土　今隸作土。唐韵它魯切。即舊透母。

大　今隸作大。唐韵徒蓋切。即舊定母。

乃　今隸作乃。唐韵奴亥切。即舊泥母。

舌上音

乇　今隸作乇。唐韵陟格切。即舊知母。

屮 今隸作屮。唐韻丑列切。即舊徹母。

宁 今隸作宁。唐韻直呂切。即舊澄母。

女 今隸作女。唐韻尼呂切。即舊娘母。

正齒音

勺 今隸作勺。唐韻之若切。即舊照母。

川 今隸作川。唐韻昌緣切。即舊穿母。

士 今隸作士。唐韻鉏里切。即舊牀母。

尸 今隸作尸。唐韻式脂切。即舊審母。

十 今隸作十。唐韻是執切。即舊禪母。

齒頭音

卪 今隸作卩。唐韻子結切。即舊精母。

七 今隸作七。唐韻親吉切。即舊清母。

亼 今隸作亼。唐韻秦入切。即舊從母。

今隸作厶。經典相承以私爲之。唐韵息夷切。即舊心母。

今隸作夕。唐韵祥易切。即舊邪母。

重脣音

今隸作八。唐韵博拔切。即舊幫母。

今隸作𣎵。唐韵匹刄切。即舊滂母。

今隸作白。唐韵旁陌切。即舊竝母。

今隸作冖。唐韵莫狄切。即舊明母。

輕脣音

今隸作匚。經典相承以方爲之。唐韵府良切。即舊非母。

今隸作乀。唐韵分勿切。即舊敷母。

今隸作丿。唐韵房密切。即舊奉母。

今隸作未。唐韵無沸切。即舊微母。

半舌音

今隸作了。唐韻盧鳥切。即舊來母。

半齒音

今隸作入。唐韻人汁切。即舊日母。

右紐文三十六。作一等規左下。作二等規左上。作三等規右上。作四等規右下。

本在其等者不規。

韵文二十二

今隸作工。唐韻古紅切。即舊東冬鍾韻。

今隸作岂。唐韻苦江切。即舊江韻。

今隸作厶。相承從俗作肱。唐韻古薨切。即舊蒸登韻。

今隸作今。唐韻居音切。即舊侵韻。

今隸作甘。唐韻古三切。即舊覃談凡韻。欲作鹽添咸銜嚴韻者。點其字下。

今隸作六。唐韻居之切。即舊之韻。欲作咍韻者。點其字下。

今隸作牛。唐韻語求切。即舊幽尤韻。今音呼侯韻亦入此。

今隸作幺。唐韵於堯切。即舊宵肴豪韵。今音呼蕭韵亦入此。

今隸作丂。唐韵虎何切。即舊歌戈母。

今隸作厶。唐韵去魚切。即舊魚韵。今音呼虞韵亦入此。

今隸從小篆作虍。唐韵荒烏切。即舊模韵。

今隸作王。唐韵雨方切。即舊陽唐韵。

今隸作H。唐韵古熒切。即舊耕清青韵。今音呼庚韵亦入此。

今隸作巾。唐韵居銀切。即舊眞臻韵。

今隸從小篆作云。唐韵王分切。即舊諄文殷魂痕韵。

今隸作回。唐韵戶恢切。即舊灰微韵。

今隸從小篆作環。唐韵戶關切。即舊元桓韵。

今隸作干。唐韵苦寒切。即舊寒刪山韵。

今隸作辛。唐韵去虔切。即舊先韵。今韵呼仙韵亦入此。

今隸作乁。唐韵弋支切。即舊支韵。欲作佳皆韵者。點其字下。

今隸作禾。唐韻古兮切。即舊脂齊韻。

今隸作牙。唐韻五加切。即舊麻韻。

右韻文二十二。皆用平聲深喉淺喉之學爲之。作上規左上。作去規右上。作入規右下。

如是上紐下韻相切成音。凡說文玉篇廣韻所箸反語字。作某紐某韻者。皆悉改從紐文韻文類爲音表（音表但記音聲略及本義小字版本不過一册）書僮竹笘以此標識其旁。則定音自可得矣。然當其始入蒙學。即當以此五十八音諦審教授。而又別其分等分聲之法。才及三旬。音已清澈。然後書五百四十部首。面作小篆。背爲今隸。悉以紐韻作切識其左右。計三四月而文字部居形義相貫不愆于素。乃以恆用各字授之。亦悉以紐韻作切識其左右。計又得四五月。而僮子應識之字備矣。程功先後。無過期年。自是以降。乃以蒙學課本爲之講說形體音訓根柢。既成。後雖廢學。習農圃陶韋之事。以之記姓名而書簿領。不患其盲。若猶有不識者。音表具在。足以按切而知。何慮其難憭耶。凡諸人事。苟僞于前者。其難在後。審察于始者易。乃在

終令教兒童習書素無審音之術蓋非不知其審徒畏難耳及其據字授音旋得復失有入學四五年而才識百許字者像計一時之便而廢數歲之功無算已甚震矜泰西之士乃以漢字難知便欲率情改作卒之其所尊用者音聲則省削而不周義訓則華離而難合用其語也此以一音成義造次易周訛效歐風其時閒將逾三倍妨功虧計所失滋多若乃箸之筥篇則以新語作一草書視以漢語作一草書一繁一省按體可知既廢時日而又空積簡書滋爲重滯其不適至易明矣用其音也吾所有者彼所素無吾所無者亦或彼所適有強以求諸未有切音之用蓋莊生有言曰。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今以中國字母施之歐洲則病其續短矣乃以歐洲字母施之中國則病其斷長矣又況其他損害復有如前所說者哉世之君子當以實事求是爲期毋沾沾殉名是務。欲求行遠。用萬國新語以省象譯可也。至于漢字。更易既無其術。從而籍治。則教授疏寫。皆易爲功。蓋亦反其本矣。

作此說竟。見新世紀中又有改良漢語之議。亦以排列不同。懼有質礙。故欲使漢

語詞氣。種種與萬國新語相當。如多數之名。下必加以「們」字。形容之語。下必加以「的」字是也。不悟今世語言。本由古言轉蛻。音聲流衍。或有小殊。而詞氣皆如舊貫。今人讀周秦兩漢之書。惟通小學者爲能得其旨趣。此由古今語異。聲氣漸差。故非式古訓者莫能理董。其詞氣固非有異也。魏晉以降。略曉文學者能讀之矣。自宋以降。略識助字者能讀之矣。里言小說。但識俗字者能讀之矣。是無他。詞氣本同。故通曉爲易耳。今若恣情變亂。以譯萬國新語。則易以讀舊有之典籍則難。凡諸史傳文辭。向日視而能了者。今乃增其隔閡。語言之用。以譯他國語爲急耶。抑以解吾故有之書爲急耶。彼將曰。史傳者。蒿里死人之遺事。文辭者。無益民用之浮言。雖悉棄捐可也。不悟人類所以異鳥獸者。正以其有過去未來之念耳。若謂過去之念。當令掃除。是則未來之念。亦可遏絕。人生亦知此瞬間已耳。何爲懷千歲之憂。而當營營於改良社會哉。縱令先民典記。非資生之急務。契券簿錄。爲今人所必用者。亦可瞀然不解乎。方今家人婦孺之間。縱未涉學。但略識千許字。則里言小說。猶可資以爲樂。一從轉變。將水滸傳儒林外史諸書。且難卒讀。而

歡愉自此喪。憤鬱自此生矣。彼意本以漢文難了。故欲量爲革更。及革更之。令讀書者轉難于昔甚矣。其果於崇拜歐洲而不察吾民之性情士用也。又謂漢字當用其最普通者。其他悉從洮汰。是又與漢字統一會同。其迷謬而已。彼所謂普通。以何者爲準耶。今虜雖建宅宛平。宛平之語。未可爲萬方準則。凡諸通都省會之間。舊語存者。以千百數。其字或世儒所不識。而按之雜記。皆有自來。即前所舉油光淩偏涷雨諸條。皆非窮鄉奇譎之言也。綜而存之。其字數當過常文三倍。若其自尊鄉曲。以一已所聞知爲最普通者。以一已所不聞知即謂之不普通者。名爲目營四海。實乃與里巷嗇夫同其傖陋。斯亦擸落不材之至矣。又謂改良漢字。惟取點畫直竪右戾四者。以爲交叉鉤乙左戾諸形。一切廢棄。其存者復爲鈍勢。不見鋒芒。此又無所取義。率情高下。與兒童語無異。原其用意。殆爲習用鉛筆計耳。蓋漢土嘗用鉛筆矣。楊雄與劉歆書。言「以鉛擿次之於槧」。緯書記孔子讀易。復有「鐵擿三折」之文。是鉛鐵並可作筆也。然後生覺其匡剌。而以鹿豪兎豪代之。楊雄書中已云「三寸弱翰」。尙觀武王銘筆。亦且云「豪毛茂茂」矣。蓋上世惟用

鉛鐵。周漢之間。鹿毫始作。猶與鉛鐵竝用。崔豹古今注曰。「蒙恬始作秦筆。以柘木爲管。鹿毛爲柱。羊毛爲被。所謂鹿毫。非兎毫竹管也。」王羲之筆經曰。「漢時諸郡獻兎毫。惟有趙國毫中用。」是時兎毫作矣。嶺表錄異曰。「番禺地無狐兎。昭富春勤等州。則擇雞毛爲筆。其用也。亦與兎毫無異。」是故雞毛筆者。自南方來。「所引諸書。皆見御覽六百五」展轉蛻變。毫之製造愈良。而鉛鐵遂廢不用。歐洲則訖今未改。以筆言之。亦見漢土所用爲已進化。而歐洲所用爲未進化也。彼固以進化爲美談者。曷不曰歐人作書。當改如漢文形態。乃欲使漢字去其鋒芒抑何其自相攻伐耶。今觀漢土羊兎諸毫。轉移徑便。其紙薄者用竹。厚者用楮。皆輕利勝于歐洲。諸子在巴黎。習用鉛筆。則言鉛筆之善。向若漂流絕域。與赤黑人相處。其不謂蘆薈葉勝于竹紙者。幾希。嗚呼。貫頭之衣。本自駱越爲之。漢書地理志。儋耳珠厓。民皆服布如單被。穿中央爲貫頭。師古曰。著時從頭而貫之。南齊書曰。扶南國女爲貫頭。扶南即今緬甸。是儋耳俗與緬甸相近也。歐洲人亦服焉。而見者以爲美於漢衣。刀叉之具。本自匈奴用之。漢書匈奴傳。單于以徑路刀金留犂撓酒。歐洲人亦御焉。而見者以爲美於漢食。趣時之士。冥行盲步。以逐文明。乃往往得其最野者。亦何可勝道哉

譯叢

印度自由報發刊辭　題云『印度者印度人之印度』　臺山譯

今歲二月十五日續出之文苑報中有論題曰『印度不合于自治』詳其論議可謂迷瞀而遠于事情矣著者守幾華那達什之見首言『沙那之印度國民會自相軋轢黨派紛呶爲印度人乏政治基礎之證』吾黨則駁之曰幾華那達什不知政治基礎之實者也尙考萬國之寶書遠自希臘羅馬近訖意大利露西亞支那波斯葡萄牙孰不以競爭爲政治之初步者去僻違而抗豪暴其精神自競爭生競爭者所以表人類之有感覺所以表人類之有權力所以表人類之有生存此科學之極成理證亦國民所不可缺之精神也吾黨者印度國民黨也方念千九百七年之印度國民會（吾黨視此會如視印度合衆國民會）正以紛爭表其有力以此德慧術智相續進行故能懲創賣國奴而懾假爲仁義者之魄夫以蹂踐人道之政府外飾文明以誑耀天下使我赤子無辜每飯不飽歉歲一至流殍千里而政府猶僞施賑邺利

用一撮之衆以人道自飾盡職自命嗚呼此何等政府耶有與政府朋比者吾黨烏得而不抗諸由斯以觀我印度國民乃具有自治之資格者也著者又曰「印度人不能協從羣議故不合于自治」著者亦嘗讀世界革命史乎若著者爲美人則請言美之革命史可也當時移勢易社會宗敎政治改革不時之際能度德宣義以制萬民之異議者蓋亦鮮矣泊士利克罕利 Patriek Henrg 之言曰「戰爭起矣不自由寧喪吾躬乎」當是時懷此正義者幾人耶及革命軍既起幾于雲合響應同仇偕作然紐育與他州士民崇拜大英至尊者猶濟濟也獨賴革命黨人致命遂志遵道而行枝柱數年其志竟就向之疑者以殖民地爲不合于自治及治定功成疑者竟無以應此非前事可覩者乎又美人阿巴那汗林肯嘗自誓曰「必使黑人得自由」當是時贊成解放黑奴之說者復幾人耶由是言之多者未必是少者未必非天下事固有先小而後大先弱而後强者其事蹟皆可證諸革命史中若法之革命史及其他同類之事蹟是已且如流吒 Luthu 麻穴利 Morrini 泊士利克罕利 Patriek Henry 柏因Paine 與夫盡力于人類平和之數君子其始皆倔强孑立末

有蚍蜉蟻子之援而後竟以成就以是爲例則知幾華那達什之駁議與文苑報中所述皆不足以證我印度之不合于自治也著者又于印度之階級制度攻擊不已。謂『是則不合于自治也』。吾黨則曰。是說與社會史中事蹟相戾實甚。夫政治上之自由既廣被社會而社會改革亦因之以日進意史法史皆明證也意法國民既復其政權則社會之腐敗僧侶之專制隨而煙消火滅矣我印度國民非皆尙階級制度者今且排斥之矣我國民倡言改革政治當自改革社會始逮得優享政權而階級制度隨之絕迹蓋步驟自然也且今日者階級制度之國寧獨我印度耶美之階級或甚于我印度矣五百兆之家不與二兆之家同食又況平民工人之分乎英之貴冑不與平民共語何有於通婚媾欲于世界中求一絕無階級之國蓋不可得而列國中如匈牙利瑞士意大利輩種族雜居宗教岐出亦未嘗不獨立自治豈我印度而獨不能著者又曰『印度人社會道德陵夷已甚故不宜於自治』吾黨即以著者之言爲著者解之曰百年來異族政略使印度爲今日之印度吾黨更于此外下一重點曰吾國道德衰敝之主因即大不列顛腐敗之制有以致之觀意大利人爲

與國轄制時道德彫敝蓋不可道而今乃優美於昔知我印度亦與之同情矣著者之言曰「愛國心者曖昧之辭也」嗚呼著者亦知貧窮則奸利生奸利生而道德衰乎吾黨不能不歸罪于英政府也飢饉之所以起民生之所以困與夫體智德三育之所以敗壞皆不能不歸罪於英政府也證余所言略陳諸書如下維廉的倍 Sir Welliom Dighy, M. P. 所著「興隆之印度」印度民事官兼輿克什伏大學印度史敎師哀爾細陀梯 Mr. R. C. Dutt 所著「印度飢饉論」曇曇海伊那羅奇 Dadobhai Noor ap 所著「印度之非英制論」及社會黨首領罕墓的門 H. M. Humdimon 所著「印度亡於英政說」是也若夫獄訟多寡亦社會道德所關我印度雖隸汙暴政府之下於此猶勝西方諸國萬萬故問民族智識適宜于自治否則吾敢斷言曰我印度民族宜于自治者也徒以生計艱難鮮有游學他國者雖或現身政界其智力才能率不能出英人右若是者非英人敎育政策之所致耶愚我黔首使易驅策彼英人則誠狡矣若能復我舊邦去奴隸而之獨立以强迫普通敎育之制成我元元智慧之生乃如茁發穎豎何憂其錮蔽耶昔柏羊 Bryan 初至印度即

言印度合于自治若柏羊之說可信則知非一家之私言矣抑余又聞之曰一國之民實行自治爲先而後宜於自治非宜於自治爲先而後實行自治何者人之才調必由更事而成無其事則智不生履其事則材自出若必宜于自治而後實行自治者草昧初民誰知政術當終古無自治之國矣吾黨主張自治者正欲以是淬厲民心使有堪任自治之程度以三百兆沈淪蟄伏之民擧而升之令得上遂非先實行自治無由也嗚呼二十五年之間吾民餓死者十有九兆非死於歲凶也死於英商也吾民朝饔不給之時英商猶日輸米百頓於外虎捌梟桀人道盡矣吾黨今日能勿以人道自衞乎敢請於我國萬方之諸姑兄弟曰盡爾材力發爾同情爲爾印度大國民棄爾生命購爾自由嗚呼諸姑兄弟審聽之哉誅無道英即所以順天也

印度社會報　公俠譯

論英政府遏制印度人旅美之外交政策

凡印度人無爲美國市民之權利此種議論誠足駭衆明言之則不成論據不能不遭駁斥也故其繁雜困難之原因亦不能不於根本上追求之蓋今日印度衆惡之

源即異族之專橫政府是也吾人苟於本國之內永遠服從此專橫政府則此文明世界無論何所吾儕亦不獲享有公民之權利且英政府具有強毅之活動力必能慫恿美國間接以遏制吾印度人夫美國者固多數之印度人以至學生社會接踵繼去而各以己力自爲生活之地也吾印度人居留是國實異族政府之所最忌者蓋印度人得有個人自由政治自由彼政府所側席而臥者也而欲得此自由必以游學美國爲基礎故英政府對於美國政府妙用立法性質以求從此大共和國中排斥吾印度之勞働者凡多數之印度壯丁以及自食己力之學生自負笈渡美以來宿留者亦衆矣今若此則多數之印度人必將隱然受其排斥若美國政府有意允諾此種提議則英人之視印度人愈爲注目而於吾印度人赴美以求科學與政治之教育以爲抵禦英人印度治權之初志可決其不利也況近日英領之科倫比亞坎拿大南非洲對待印度人移住之法皆極苛細故凡有思想者皆謂印度人惟有自求振作謀爲獨立之一策此外更無可依賴者吾儕試觀將來事實之結果自可知其確當之原因矣。

論英政壓制政策適促印度秘密革命之進行及效俄民現行之方法

六月分社會報中從紐約太陽報"The Sun"轉載『在俄國之新法』"The New Way in Russia" 觀此可知英政府種種壓制政策惟有招致革命之進行而已夫英政府秉雷霆萬鈞之權擅作威福激怒印民復創設種種慘無人理之法律如禁止民間集會之類印民亦猶人耳胡能忍是於是不能不起而各保生命財產誠以印度人一切信義皆損失於不知秘密公然彰着之中如名義乖謬之憲政運動是也故今日於印民無論何種運動必當趨於秘密若欲脅英政府返其固有之良知惟有俄民現行之方法可爲模範且當勇敢以行之勿令間絕必使英人廢其專橫政府逐出印度境外而後已夫於一國有何種特別原因則何種方略可行於此此誠難以豫見者惟此俄民現行之方法準諸印度地方情狀必爲相適若用此方法對待印度官吏較之對待歐洲官吏當尤爲劇烈蓋自然之理也

節錄斯賓塞爾革命興起論

横覽宇宙黑暗甚矣然斯惡劣政府穢惡既盈則被其害者勢必於數種不能倖免

之形勢上發生最大之憤怒與最大之震動。斯賓塞爾所著革命興起論有曰。凡政府不順衆心。是爲專制政府。此政府構造種種獨裁政策。而一切變故。皆由此而成。然一言以蔽之。惟有暴橫耳。吾人且觀社會之震動。其在一方之自然現象。皆經行於不可避不可易之途。若此種事件未興起時。或當別有結果。若其既起。則人民未有不知防遏者也。此種變故。其所由來。皆由一種超出各個志意之無上權力。使道德與法制兩不相調。以成不平之勢。而革命者正所以恢復其平衡者也。若夫調和敷衍之策。雖足以少緩革命之進行。然其效果不能爲眞實之變更也。

帝王暗殺之時代

旡首譯

得以政治哲學之進步分配時代。則自十七世紀以前。天賦人權之自覺心未生於人民之間。帝王者。爲天之子。生與人殊。唯辟作福。唯辟作威。唯辟錦衣玉食。生殺與奪由其命。是爲帝王神權之時代。第十八世紀以後。迄於第十九世紀之前半。則宗敎改革。政治革命。人民與帝王相對抗。卒得覆帝權神授說。是爲革命時代。第十九世紀末年以來。天演學上一大發明。人民與帝王。均自一始祖龍始祖鳥進化成人。

權利平等之觀念。以絕對之自覺心。論察品彙。於是自哲學上新產出一無政府主義之健兒。是爲帝王暗殺之時代。

勿以予輩好爲矯譎之言以自喜也。予輩專從歷史之事實上下案語而已。獨不聞現世界中最以銳眼敏心辣腕聞者。有日耳曼皇帝威廉第二乎。彼且認歷史之趨勢。爲確不免有此事實也。九月中巴黎叫旦新聞記其一則曰。

近日得聞皇帝謂其近臣曰。

朕屢日唱黃禍論。此實聳動一時之耳目。但就目前趨勢以觀。則世界唯一燃眉之險象。非黃禍。實赤禍也。彼輩以火以血。與世界之元首賭其生命。不論其國家政體爲君主獨裁制。爲君主立憲制。爲共和立憲制。但有首出庶物之一人。則無日不在驚風駭浪中。法蘭西大統領傅利莽與俄羅斯之沙。同受危險。美國大統領羅斯福。亦與西班牙王亞福孫同冒災厄。彼輩專反對政府行爲。以廢棄權力命令爲目的。若虛無黨。若無政府黨者。常使世界負維持秩序燮理治安之任務者。有不克盡其胞與爲懷之嘆』云云。

皇帝之所憂。果得其當否。予輩所論。不在多言也。惟就歷史之事實。以證明時代之趣勢耳。

即在王權神授之時代。若云帝王生命。必得絕對的安全。未能言也。不過可殺之期間。當在罪惡貫盈之日。可殺之口實。當承天奪其命之說而已。東海有賢人。曰孟軻曰。

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獨夫。聞誅獨夫紂矣。未聞弒君也。

西海亦有哲人。曰山耐客。其言曰。

暴殄生民。恣爲奸惡之帝王。若屠之以獻於神。可爲最良之犧牲。

此心同。此理固無不同也。

降及革命時代。則所以殺此帝王之思想。非專爲獻神也。亦非唯誅彼獨夫也。彼獨夫所以得行其肆無忌憚者。賴有法制耳。賴有學說耳。故有一度破壞。即有一度建設。是政治思想之進步也。彼查理斯一世之殺。路易十六世之刑。非以若是人者爲

目的物也不過一度改良之紀念品而已

至於帝王暗殺之時代則又不然彼輩不認帝王爲天然產物并不認權力命令爲固有名詞亦與絡馬首穿牛鼻者等等同觀故主權者之人格非所問也縱令釋迦基督爲皇帝孔丘墨翟爲大統領而匕首之光芒爆裂彈之火花到底無所擇也彼輩守一格言曰

聖人不死。大盜不止。

彼輩以天演論解釋之曰

聖人者。未進化時代所產之怪物也。及其已進化時。則自無所謂聖人者。自無有爲聖人者。何則。衆生平等。同此涅槃。故曰絕聖棄智天下大治。

故欲達此境非以筆以舌所能奏效也於是不得不有所假手吾輩請徵最近歷史上之事實則千八百九十三年法蘭西有議院之變。九十四年。法蘭西有巴黎珈琲店之變。西班牙有巴賽倫戲園之變。而法蘭西大統領加爾奴。於此年被殺於里昂。九十八年。墺太利有皇后之殺。九百年。今英皇爲太子時。被狙於無政府黨員薜比

德。同年七月。伊太利王被殺。九百一年九月。棱爾哥殺北美合衆國大統領麥堅尼。九百五年。西班牙王逢難僅以身免。接踵起者尚未艾也若夫俄羅斯黑暗之風雲則君臣流血僵尸方枕籍相望也嗚呼

帝王暗殺之時代着着實行進步豈彼輩果爲病狂而爲是咆哮吮血之暴舉乎。若有識者一考其理由則固有極簡單極明白之哲理在也。

蓋在上世宗教上之迷信盛誤信人間之不平等爲神意之所指定故階級參差有爲天之子者有爲天子之子者天子神聖不可侵犯而兆姓亦自甘其卑賤得安於無事自有路德宗教革命而學說一變自有法蘭西大革命而學說又一變及達爾文天演論出證明物種由來吾輩芸芸者適自類人猿而進化無論帝王英傑亦不能自外於類人猿之裔孫既與億兆同其出生亦當與億兆同其權利而壟斷賤丈夫之宜驅除可不言而喻矣

天既不作人於人之上天又不置人於人之下公理大明而無政府黨乃應運而出矣左手挾唯心論右手擲爆裂彈如北山愚公子以傳子孫以傳孫誓不平山塡海

而不止固知河北智叟亦不能更有說以推解此公理也

以故日耳曼皇帝可無恐怖何則可恐者非獨日耳曼皇帝一人固不必徒作杞人也昔者使徒保羅謀害基督教至莫士寇途遇有光自天而發環照一身驚懼倒地忽聞有聲曰「汝欲蹴刺鞭難！」

保羅怳然悔過遂私淑爲門弟子彼無政府主義者則二十世紀之刺鞭非耶

曠觀列國帝王或以兵力或以警察或以偵探固護其身力保其權欲以永居於人之上彼輩小人之心誠可惡而其緣木求魚之行亦盡可笑也不見無政府黨之武器比彼輩之武器强乎無政府黨之信徒比彼輩之附與衆乎請看今日之俄羅斯非事實不可掩乎即在帝王彼豈能以一手一足推翻事實故十步之內血火紅飛而百萬勁旅進退無所施其技噫大王之雄風亦一人之力耳

嗚呼予何樂於爲君大洪水其將至矣

有識者請拭目以觀其後



小說

一文錢

俄國(斯諦勃咢克)著　三葉譯

斯諦勃咢克 Stepniak 華言大野之子也。生一千八百五十二年。初爲却輌夫斯奇 Chaikovski 黨人。游說農民間。散布書論甚力。嗣爲土地自由 Zemlia I volia 新聞記者。終乃逃亡英倫。箸書暢言國中情實。至一千八百九十七年。偶出觸汽車而死。年祗四十五。斯諦勃咢克素以別字自署。故其姓鮮知者。實蓋名舍爾該克剌夫靖斯奇 Sergei kravchinski 云。此篇原名戈貝故事。在俄國秘密出板。殆不易得。今由其友人英國伏尼契 Ethel L. Voynich 氏譯存之本。重迻於此。據斯氏自序。言爲少時之作。疑即游說農民時所著之一也。譯者附記

▲唉小子汝曹未知俄國前此未有地主長老肥賈時民生樂康至自繇也惟據古父老言其時乃不久存以魑魅弗歡妬鄉農晏安福且逾己爾時人人寧處世間不

聞竊盜誑詐之事魅乃默計將何惱人使人困苦沈思七年不食不飲亦不晏息於是造作長老又七年造作巴林（華言地主苦農奴者）又七年造作商賈魅喜而狂笑林間木葉皆震墜地隨遣三害往祟鄉農而彼愚民非特不除去之反衣之食之使騎於頸

▲自是以後農遂無復安時長老巴林商人共撕裂之三害殃農非操刀兵相傷蝕僅以一文銅錢耳日出農即思曰吾將何以得一文錢乎日入又思曰吾將何以得一文錢乎既而無計禱於地母曰嗚乎地母幸教我以處得一文錢地喃喃答曰財源即在我耳農乃取鏟掘地自晝達夜以至次日三日成一深坎而終無錢土盡達沙沙盡惟有泥濘遽掘復下繼之以水終見黃壤鏟已敗壞仍無有錢農乃以手力掘久久乾壤已盡下有石層不能更掘

▲農倒坎中痛懟地母胡爾作劇忽焉乃見土塊之下有一銅錢蒸潤既久綠花斑駁狀與土同農疾攫之接以吻鄭重包裹置之胸次攀援出坎復至日光之下隨懷錢而歸

▲途中有赤楊髮蓬蓬然迎與問訊且曰鄉人鄉人汝衣裳胡以如魚網耶農曰吾

得一文錢矣楊樹搖其首曰此錢之値貴哉行益前有山鳥問曰鄉人鄉人汝胡全身甲錯且皰腫如橡樹皮耶農曰吾得一文錢矣鳥長嘯飛去自語曰吾竊自幸非鄉農也已而行近小川魚復問曰鄉人鄉人汝胡瘦之甚如靑魚耶農曰吾得一文錢矣魚無言惟掉其尾疾沒入水底冀離人世懼己亦化爲農夫也

▲農又前乃遇長老即去帽爲禮長老見農方自工作歸家意必有一文錢思奪而有之乃前詣鄉人命之曰啓汝口農如言又命曰出汝舌農吐其舌長老探袋中出⿰米戔屑以少許撒農人舌上餘屑還納之留爲後用已遂曰然則與我錢農與之白手返室妻詢曰汝已得一文錢乎農曰然妻曰錢今安在農曰吾敬捐諸神甫矣妻曰謝上帝今盍來共飡乎二人禱已就食有松皮與雨水食已農又謝上帝賜福之恩隨臥地偃息

長老返家思將此錢何用思之久久忽曰吾知之矣乃召波諾摩爾（此云擂鐘人）波諾摩爾司歌聖曲亦善貿易聞召遂至長老曰長鬣來汝知我今日齋期乃無肉喫今以此錢賜汝可炙汝雛豬來第記之勿妄語人如饒舌者直拔盡汝髮惟處置若善當

賜汝豬尾舐之波諾摩爾去而自計曰大腹漢復來奈何否否汝可自舐豬尾吾將檻養小豬使肥自售之阿爾海黎此云主教耳

▲波諾摩爾取錢赴村店語商人曰估來今以一錢與汝可將豬子一上神甫更媵蜂蜜一房用酬吾勞商大笑頷仍受錢自思曰吾可取之農夫耳

▲商人趣農家示以一錢曰汝見此錢乎汝出豬一口蜜一房狼皮裘料一領錢便歸汝農曰諾吾休息已足矣農有一豬本畜以度佳節者即舉以與商人自語曰無妨待搖籃中小兒長大再過佳節未晚也隨取樹皮餅一片插刀靴中逕入深林且行且嗅審有蜜否否不也行益遠餅已啖盡掇草根橡實爲食而蜜終無有久之始遠聞蜜味趁香而行直至一大菩提樹次有蜜蜂群飛第近之則見巨熊立穴旁方舉掌將採之農驚呼曰唉彼殆欲奪我蜜耶即抽刀奔之熊却立迎敵農折楊枝一束採之繞左手如盾右手持刀熊前擊以掌農出左手揮之去而右手挺刃刺其胸沒刃至於靶次農躁躍退糾結樹間竟爲熊得乃徒搏熊力挾之骨幾碎折農亦力挾熊血自創孔四溢旋仆地死農自拂其身曰天意慈悲雖農夫猶不見棄使不

遣熊來吾又當別獵一狼安有期日今有熊革若以代狼想商或不介意也遂褫皮取蜜房而返商人見熊皮乃搖其首曰熊革可代狼革耶汝當有以相補農曰吾有何物可補吾褌何如商曰可農去褌授之已則受錢將往巴林家償去歲飲牛之稅蓋川有水流俾鄉人得飲其牛者非巴林禱籲之力必不能至也

農行次自視手中之錢錢數經人手鏽澀已去不復如前此初上神甫時矣是本同此一錢而農不識惟曰錢甚佳較吾舊錢加潔今以上巴林庶不致傷主人貴手矣。

▲已而至莊去帽立門次而事偏乖戾時巴林娜（此云女主人）適凭窗外眺察有無少年官吏來見鄉人無褌乃啼曰唉唉吾其死矣目上轉仆於罽毯之上踢足數四而絕侍僕見狀疾走告巴林云巴林娜惠覩一無褌之鄉人喜而垂死矣巴林奔出以足踶農夫且厲聲叱咤既而知爲納稅來者氣乃立平藹然受錢隨書一紙付之曰漢子可爲我持此紙致之斯多諾跋（此云警察）農夫如旨斯多諾跋握拳切齒暴怒而喘大吼曰汝安敢畜産汝安敢淩辱夫人者鄉人欲自解而卒不可得吏怒因益烈叱曰

何者汝狗猶欲抗賴耶吾將流汝西伯利亞將生剝汝皮如是云云又力撲鄉人如將執而投之或躍入其口中者

鄉人妻聞信、急捧一公雞至斯多諾跋前跽而請曰小父今以一雞獻汝幸納之惟勿殺吾夫否則吾與小兒皆將餓死斯多諾跋怒幾絕大呼曰一雞汝何敢以一雞上我吾事天神皇帝爲官二十年未嘗受辱如是可立捉汝老羖來不爾吾當發汝茅舍鄉人急匕其羊官怒漸息僅命賜鄉人以鞭即釋之農歸命其妻爲製新褌以彼尚當赴巴林園中工作懼巴林娜再見之也

巴林徐步莊中思處置此錢之法久而得計命復召鄉人語之曰吾友吾聞汝需柴今園中有枯枝一可取之惟須爲我一行詣吾友薩弗倫孤時密支家距此僅五百里耳爲我致意候其起居且請過我鄉人曰諾遂出就道行久之終達其地爲傳巴林之命孤時密支立至彼蓋巴林良友少時曾同事皇帝者巴林欵客即共博置此錢爲賭孤時密支勝而得之忻然驅車歸高歌道中而巴林則大恚因往召瑣支克（此云催租吏）令收鄉人之稅瑣支克造農家坐而索租鄉人曰然則吾安從得錢者吏曰

汝自謀之第必有錢乃可設不然巴林將更遣斯多諾跋來矣

▲鄉人搔首不知所爲惟事必得錢始已遂外出將謀工作遊行皆遍卒無工可得終乃至前此贏錢紳士家踵門乞工紳士呼家臣問之曰此間有工乎家臣曰唯水堰方圮須急補之特其事滋險工人每捲於水不復能出且又適在水磨輪下今若使鄉人治之極稱凡鄉人皆不惜躬蹈水火以求一錢也主人曰善家臣出語鄉人曰汝可修補磨堤且爲我築一小舍惟我助汝始得工作汝當得值一錢第宜先築我室吾輩命皆在天汝倘溺死則不能更踐夙約矣農應曰諾即負斧入山斫木數株曳之至庭中築一舍家臣出而覩之贊曰好遂取一盃令嗅之盃蓋二日以前曾用之飲跋特迦酒者鄉人曰多謝多謝洵非常之惠也

▲鄉人入修潭堤水旋動如沸修繕既竟將出而水捲之去直入輪下家臣曰嘻彼了矣所賺一文錢正好遺以與我而鄉人力泅竟安然出水家臣不得已與之鄉人懷錢而歸自忖曰上帝宜謝今七日中巴林當可不來索稅吾得乘間少治私事且署休息備一年勞碌也

▲鄉人逕至巴林家見庭中滿植杜松人皆黑衣牖明雙燭因問曰今何事耶衆告之曰巴林死矣鄉人泣下歎曰上帝安其魂魄彼好主人也遂請巴林娜出受錢然不得見巴林娜方以巴林之死傷心萬狀有一少年官吏慰其憂故禁人入鄉人歸掘地作小坎埋錢其中俾不失墜

▲越數日鄉人外出而歸途中聞泣聲驚而四顧則見女嬰坐道周泣甚哀乃就詢之曰孺子胡哭爲女郞遂言其父病革當召長老使染指油甖中以塗病者之口而長老不肯枵腹來其家又無物爲報鄉人出粗手按小兒頂爲理其髮且曰癡兒勿哭吾當爲汝償神甫耳女郞致謝即奔而招長老鄉人返室掘錢出就日光中諦視之忽拊其手彼識此錢矣此蓋即往時幾經辛苦掘自地心之故物今埋地中又已綠花斑駁如前此矣鄉人憂忿且泣知凡有勤苦皆歸虛空心力勞瘁所得僅此一錢而此錢實即往時所本有今又當入長老之手且復遊行世界一周後來落何人手中其人便可騎其頸上即偶爾復歸茅舍亦不長留不久必仍歸之巴林或長老耳

▲鄉人遂決意曰吾不更以此錢與人矣隨白手往鄰家見病人之脣已涂油澤長老屹立室中方收集各物如餅餌雞卵麻線之屬又復狠顧審更有何物可取比見百物已空始返語鄉人曰今可與我錢矣鄉人曰唉小父小父勿刦奪正教之民長老呼曰無賴子汝胡敢以此語語汝神甫者鄉人曰小父小父吾言從良心而發請勿掠奪正教之民小父試思汝究何所爲者長老攫小兒搖籃奔鄉人且呼曰第與我錢吾聽汝讕言已足矣鄉人持其手曰否小父可去神當偕君吾終不與君錢若以與君足長君惡此吾罪也

▲長老提其法衣之裾疾奔至巴林莊入室見巴林娜與一官同坐官方極樂蓋適乞巴林娜爲妻已得允也見長老笑曰小父何事皇遽寧夫人撻君耶長老曰若在細君事不關大吾儕會即和解第今有巨變鄉人反叛矣遂述農所言官曰善夫君乃自命爲長老君髮固長而智則短乃不能治一鄉人耶

▲新巴林廐其僕曰爲我捉鄉人來無待我與言第以目視之行見彼馴不復動矣僕往拘鄉人巴林自捋其鬚將當長老及巴林娜前一示威武未幾僕返偕鄉人立

於門外巴林曰挈之前吾將覩之言次目左右覩忽睍長老纔覩夫人僕推鄉人上巴林立室中左手叉腰右手納衣袋中伸其頸切齒作態目輪轉不止鄉人見之而驚呼曰。小父汝殆病矣可憐可憐且少待吾當取清水相沃也言已不竢返答即趨出庭中脫垢帽就桶挹水捧之進巴林曰嘬小父飲之而巴林不言退坐椅中惟睩其目蓋當夫人長老前殊自媿其不武也巴林娜突起撲鄉人幾拔去其鬚且呼曰汝胡敢以汝垢帽進巴林水者鄉人傾水窗外問巴林曰主人胡乃召我巴林意定乃仰倚揷手兩袋中曰吾友汝胡叛也鄉人曰叛耶吾惟言長老掠民是爲罪過若長其惡亦罪過耳巴林曰吾友汝言何也長老乃汝神甫汝豈欲彼自食其力不待汝養耶吾意汝且復言吾亦當舍汝供奉自爲養矣鄉人曰汝雖巴林顧非白癡人自當早見及此吾果將不復賦若巴林躍起直趨鄉人索錢然終無濟蓋鄉人不肯以錢與人矣

▲農返舍後巴林長老巴林娜共坐議策久思不決終乃得計命 致書斯多諾跋云鄉人反叛不肯出錢有司當往理之斯多諾跋發書讀畢顏色慘 白自思曰天乎吾

末路至鄉人會殺我矣雖然官有職守勢在必往因取短銃四支懸腰帶間跨馬而行逮距農家百步乃驟馬過茅屋前如暴風雨狂呼曰錢來錢來賊如不出錢吾將分裂汝軀拂之去地球之上便力撻其馬時舍中嘈雜萬狀農雖外出而斯多諾跋大呼牛聞之驚牟牟然鳴羊豕皆嗷犬突籬而出狂吠逐馬後斯多諾跋曰吾無幸矣落其繮力握馬鬃翕其目馬逸而奔陡觸大石斯多諾跋倒墜地上臥而思曰吾今死矣上帝幸安我魂

▲犬趨前嗅地上臥人一周即搖尾自返茅舍斯多諾跋偃臥靜以待死顧久待而死終不至乃漸啓一目繼復啓其一徐舉首四顧馬亦旁臥折其一足斯多諾跋又自忖曰唉吾將奈何鄉人行必捉我爲俘虜耳恐怖幾死顧終鼓勇力奔屢起屢踣時投叢莽時入泥澤衣履破碎血出如縷幾無人狀已而至署即坐起草作文申之總督言鄉農反叛不肯出錢下官斯多諾跋往諭鄉人不聽且咆哮如野獸又縱怪犬一種嗾之逐人犬蓋鄉人特畜爲用者狀至怖人其大如犢疾飛如風鄉人又撮巨石擲之大如牯牛致斷其馬之前蹄總督覽文牘已曰斯多諾跋壯勇宜旌以聖

番治十字勳章（按此俄國最貴勳章非戰功不可得）

▲總督乃命集官軍一旅往討鄉人次日黎明總督偕斯多諾跋將兵出薄暮抵鄉人所居林外士卒支穹廬而臥官長悉赴中軍與總督商畧擒敵之計僉謂夜戰滋險請至明晨鄉人當出林就此泉洗滌然後圍而捕之次日兵圍泉次先匿叢薄中俾弗能見未幾鄉人果來方俯而掬水伏兵皆起鼓角怒號鄉人拭目曰何事而斯多諾跋作氣奔而前揮劍令士卒曰兒郎壯汝膽吾儕當爲敎宗及皇帝陛下拚死戰也言次又攫一旗呼曰荷荷隨我前矣兵皆大呼進搏鄉人鄉人欲自衛而不可得旋爲衆所獲反接其手致之總督帳下鄉人雖敗顧已擢兵士火器數支嚙斷叉尖二枚總督怒吼曰咄錢來鄉人曰否我不與也遂下之獄鞫之定讞以反抗固執之罪當鞭二萬五千復置故處又遣兵一旅宿其家須鄉人食之逮出錢始已又以所嚙叉尖及斯多諾跋軍衣責其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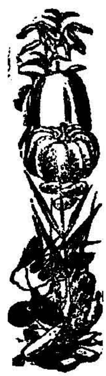
▲獄決鄉人歸省其家而士卒亦踵至坐而待飯鄉人爲宰一羊衆食已呼曰不夠又殺一豬士卒復曰不夠不夠又殺一牛士卒曰吾儕餓益甚逾於未食矣鄉人自

念如是必啖我始已乎因答曰火伴請少待吾將往蜂舍爲君求蜜衆曰可鄉人取帽出門自語曰汝曹且坐嚙柱木當蜜可耳使不悅是可嚙磚爲代我則不復供養汝矣

▲鄉人走入深林行三晝三夜不止及第三日之夕至一荒地亘古無人迹登小山而坐又復四顧舉左足就其下取錢出此即前此自累之一文錢也鄉人覗之曰吾錢吾爲汝久擔愁苦自汝之入吾懷肉攫之鳥即相因而至吾知無汝當更無患然吾寧摘雙睛終勝見吾辛苦所得之錢往事仇敵也隨掘一穴埋錢其中自偃臥錢壠之上愀然苦思曰如汝無錢可臥棺中如有一錢溺汝水中已復長歎伏地禱曰嗟夫地母敎我以我不知當如何而行乃能無憂即在吾生亦得有好日度也言已遂入沈睡

▲人在黎明智故勝於夜分也翌朝鄉人覺沈思久之起折樹枝以利石治成鏟狀用造一土室上覆雜樹葢以青苔凡有罅隙亦無不以苔苴之閉戶支以石遂居其中久之田野草原百物皆具儼然一家鄉人居之惟於樂康中度其歲月也

▲小子何言使凡良民能少加智慧各知自衛能有爲者則世界人人皆可平安豐富終其一世更無須飄忽潛遯匿迹山林矣念之哉



來稿

山西宣告討滿洲檄

太原公子

此檄係前年所草久未宣布原檄共分九章四萬餘言本社今先錄其總論如下

總論

滿清盜漢之二百六十有四載適虜運之方終革命軍之將起也惟有道炎黃曾孫將有大正於虜乃聚漢族父老子弟之在三晉者衰絰歃血陳師誓衆以復讎攘夷之義爲光復中興之辭號召中原爲天下倡底清之罪敢昭告於皇天后土列祖列宗在帝左右之靈並陳於我皇漢四百兆搢紳耆老先生大人之倫曰嗚乎伏羲神農黃帝堯舜之不作夏后殷周之頑民不復見而於戎夏交捽華夷相搏之世雖口瘏唇焦耳聾舌弊日夜以種族政治民生之義號咷於皇漢伯叔昆仲諸姑姊娣其誰適從而誰聽念哉悲夫人心之不古也夫自原始世界宙合初生以來以迄地球

末日十二萬年之後其芸芸總總楕顱方趾之生滅仆起於此黑子丸泥之上者種族政治民生三義之外無直接之要素焉顧吾嘗撿六州而稽五姓矣縱橫者九萬里之隩林總者千餘兆之氓其於此三者問題之權量無畸輕畸重之事焉有之惟吾皇漢民族與弗州之黑夷輿州之赤蠻而已是數族者皆因種族一問題之差異而政治民生二事更生一種最難解決之義者故其於此問題尤巨而其禍爲尤劇夫黑夷赤蠻之被隸於晳人也其文野之程異而智愚之度懸殊也即律以物競天擇弱肉強食之例亦非軼於恒律常軌之外者也而東胡獸裔之鞭笞皇漢之遺民挈其領而踞其顛者果何優而何勝乎蒼狼白鹿非如炎黃之冑也貑尾䠊服非如冠帶之倫也游牧牲獵非如禮樂冠裳之化也羶肉腥酪非如菽麥火化之俗也聯綴勾塗非如象形諧聲之文也聚麀逐牝非如子妻弟友之道也長白山麓之羣獸非如五帝三皇支庶之繁也雞林靺鞨之獸囿非如禹域神皋版圖之廣也以小制大以寡制衆以野制文以蠢制智冠履倒置人禽易位綜世界七十餘國五千餘載之歷史而徵證之乃知吾皇漢之亡國於滿洲者眞軼出乎天演成律之外者也吾

嘗聞之西方哲人之月旦諸夏矣其始也謂吾中國十八省為十八國其繼也謂吾中國四百兆人乃至四百兆國蓋譏吾民德之渙而無團結力也夫以各箇人獨立之羣而角東陬闖入一閧之獸即彼族庸劣駑下然亦不至無自奉自衛之獸智而莫能奮其羽毛齒革之威搏擊吞噬以蹂躪貴種之藩者不覩之虎豹豕象乎智不若人而人不能與之角者以獸力勝也必以羣力痛之而後乃生畏懼之念此鳥獸同羣鹿豕與游之世人禽相競之要素也嗟乎民無膠執固結之德而使異種投間而羼入焉此七十二代之遺封所以沈淪於犬羊腥羶之下而鳥獸蹄迹之所以猖狂跋扈遍於十二州神明之域矣政治之枯窳民生之彫敝曷莫非緣是一問題而波及之者然則欲恢復吾皇漢民族之民權拯救吾民生者種族問題為第一前提無疑義矣種族之一問題不能解決而欲劃然奏刀以釋政治民生二重之難義其猶坳堂覆杯水而夢太平洋矣不搏其本而肇其末則革新之事業終不可就而皇漢民族遂永墜於九淵而無置身獨立國度之一日矣嗟乎吾言至是吾思先懷古之意油然而生矣吾念吾種族之神明吾不得不首念夫吾三晉吾願吾三晉之父

老子弟永矢弗諼猶願與吾皇漢四百兆搢紳耆老先生大人之倫共思之而共念之也。

印度國民討英吉利露布

次奘譯

使蒲陶之酒遍于市閭民以去儉從奢貲用日匱者非西方虛僞詭詐之人主之耶彼虛僞詭詐者果我國之王耶

破我曹固有之生計廢我曹國土之職業使我紅女鍛夫皆失其所而輸入彼國製造之品又于寒村僻地遍置市廛以增其富以戕賊我邦人兄弟嗚呼此虜此寇果我國之王耶

頭會箕斂歲有增加使我田舍之間道然喪其安樂者非彼耶彼果我國之王耶

投擲我曹於飢饉癘疫之火口者非彼耶奪我田園攘我果穀使我貧無所依者非彼耶彼果我國之王耶

聞我呼籲之聲覩我辛苦顚連之狀而恝然若罔聞知惟以蓄積財貨爲事者非彼耶彼果我國之王耶

嗚呼我邦人兄弟我國之王竟爲誰氏

我國今直無王耳我國之王果我曹自爲之知其痛苦必不至是往者邦人失計以彼獰惡慘酷欺詐無信之子爲我共主自召殃咎不可噬臍今始自知其誤則挽救在今矣

嗚呼我邦人兄弟試念前世印度自主與摩罕默德教人稱王時君民之間何其寬大今欲得此良遇當於何處求之耶上如父母下如兒女今欲得此良遇當於何處求之耶哀我邦人如肉在俎而彼「沙剌斯」（沙剌斯者。日本人譯云不逞之徒。就問印度學者。則云沙剌斯直譯爲妻之兄弟。引伸爲侮蔑之辭。案此土湖北罵人輒云「舅子。」與此同意。）方薦食我曹何苦而服從彼輩耶

嗚呼我邦人兄弟爾日順從彼愈陵轢我曹在今日其不可不圖自立

嗚呼我邦人兄弟我曹固完具何待他人牧治之哉彼英吉利人所以肥碩者賴我金錢彼英吉利人所飲所食者實我膏血然且降心俛首以從於彼豈亦有不得已者乎往者我曹仰「巴布斯」（巴布斯者。譯云恣睢之人。）地主冀其反抗自今以後其毋復望彼英吉利人天魔波旬之子分割榜葛剌之實土以爲二道而我國舊地主翕然從之彼地

主者豈有一『剌耆斯』（剌耆斯者。譯云羅策。）之力而可倚以爲援耶彼英吉利人既亡我國又遍設警察于市井間而舊地主反助之爲理我曹農圃耕作之夫若復戴地主以爲主伯冀其援手必無效矣憑藉他人不如求已此亦自然之勢也嗚呼金石雖堅猶有鎔解人生百歲詎無盡期若誅此『沙剌斯』而後就死豈不快哉

我曹所聞彼豭豚種類英吉利人見印度人與摩罕默德教徒協同一致於是設僧正以制印度人設『芒盧非斯』（芒盧非斯者。摩罕默德教之僧正。）以制摩罕默德教徒設首領以制息克人使其團體行動多所阻礙蓋『沙剌斯』之政策卑陋亦可見矣自今以後凡我印度人兄弟事伽黎陀盧伽摩訶提婆什利克利犀那諸神者凡我摩罕默德教徒兄弟事古達他剌神者相與巡行禮拜自村至村自邑至邑有妨我曹行止者當斷其首無赦『芒盧非斯』既陽以整飭宗教爲名而陰爲英吉利人彈壓我曹有入我村落者亦斷其首無赦

我曹當自設警察更番值役見有仕宦于英吉利政府之下者當縱火燒其廬舍凡諸賦稅當抗弗與若地主以力壓制當致死以爭之凡諸外國物品當拒絕勿用有

違此約法者當受放逐之處分我印度國當以我印度人自治之

嗚呼我邦人兄弟我印度人我摩罕默德教徒爾曹目覩天魔波旬涉七大海經十三河流而至東方以宰割榜葛剌之寶土猶復袖手旁睨任其施行自今以後寧可泄泄爾曹自有膂力爾曷不奮爾股肱以除仇敵爾曷不掃盪氛霧以覩蒼天之光爾曷不保持母國名譽延於四方

嗚呼我邦人兄弟其大覺悟其勇猛精進其自瀝血其自捨頭目腦髓以救母國嗚呼毋辱祖宗毋墜我邦人聲譽

記者案此露布自前歲發行各國用印度文及榜葛剌文大書印刷今則其事已見實行原印度獨立與吾國情狀正同英人虐待印度視滿洲虐待漢族有加無損夫以四千年聖哲舊邦奄爲他人所有凡有血氣誰不痛心印度人與摩罕默德教人相依爲活亦猶漢族獨立與蒙回二族互相提攜也地主之不可倚賴亦猶此土富人難與共圖大事也至于拒絕外貨焚爇宦家漢族或無此堅忍抗稅之事是當則而效之錄此露布既使漢族同志得以參觀亦令梵

種義聲。暴著海內。成敗利鈍。雖不豫知。要其志節皎然。足以爭光日月矣。

又案發端先以賣酒爲辭者。印度地熱。不宜醪醴。飲之有害衛生。佛教婆羅門教皆戒飲酒。亦謂有虧道德。發端言此。猶漢土之憎罌粟。此得諸印度學者。

朝鮮人之露布

李麟榮

本社接美洲僑寓之日本人佐藤與一郎來函云。頃見韓人在美洲所設共立新報。登有李麟榮檄文二篇。肆意狂吠。原我國所以保護韓國者。欲其不受他國之侵陵。爲韓國人民增進幸福耳。韓人兒童之見。不曉利害。妄爲此檄。殊可嗤鄙。亞東三國。唇齒相依。今將此檄寄達貴處。請評論其是非云云。

(下畧)

告韓僑檄文

大韓帝國倡義將李麟榮嘔血痛哭苦衷懇告於共立新報社長閣下。欽惟鑒察焉。

嗚乎。昔見波蘭埃及之亡。爲之慘酷。每嘗以飲泣長嘆。豈料我國之有今日事哉。萬里鯨濤。旅遊苦辛。想有所先見。遠乎在本國之人矣。近至讀共立新報之所載。有志

而莫能言者。有懷而莫能說者。直吐於海外長筆。使若駕長風御雲漢而弄三擊節歎賞不已。感淚交下。莫知所答。大抵所謂日奴。每曰東洋維持。實有獨帝東洋之志。又曰韓國獨立保全。實爲幷呑我國之計。其於淸國臺灣之役。昭見其陰詭之包中。而馬關條約。日皇詔勅。墨痕未乾。證眼尙在。肆然跳躍。施其暴惡。勒成條約。專奪國權。藉托軍用。强佔民地。半夜宮中。脇廢皇位。白晝都城。砲殺人命。我韓宗祀將邱墟焉。我生民將魚肉焉。則其維持保全云者。所以欺蔽萬國之明眼。暗售其驅奪之計。此非徒我國之讎賊。即天下之罪人。豈可容宥在世界上。鄙等雖蠢昧無識。粗知務之如何。不度力量。首倡義擧。八路同聲。冒死爭鬪。期於挽回國權。掃除讐虜。自恨才智之不贍。深望同胞協力。玆以檄文一張。仰佈幸須揭諸新報上。輪照在歐會同胞。暴倭虜罪於天下。同會一體。援助義旅。復我皇上之位。固我獨立之權。爲國萬幸之至。

大韓光武十一年九月二十五日 李麟榮

檄告在外國同胞文

夫忠君孝父。不易之常理。好生惡死。自然之性情。嗚呼。惟我大韓同胞。莫非我先王

五百年培養之遺民。聖上四十年化育之赤子。孔朱相傳授受之後學。父祖劬勞慈愛之子孫歟。知乎不知乎。噫。彼倭奴自甲午以後。野心釁行。不可歷擧。而以目前之禍言之。則廢我君位。幽我皇上。撓我國權。殺我生民。燒我家舍。奪我妻女。騙我財產。以當頭之變言之。則奪我國乃已。殺我君乃已。墜我道乃已。滅我民乃已。痛矣痛矣。五百年祖宗永絕歟。四十年建極永廢歟。二千年儒道永墜歟。二千萬生靈永滅歟。蒼天蒼天。此何人斯。早於乙未甲辰乙巳之變。連矢倡起。防微杜漸。豈至有今日不忍聞不忍見之事乎。此則坐失機會之所致也。到今事機。倡義決死。忘生。則興復可期。若苟偸生恬嬉於前。則殄滅無類。而非徒世界上罪人。反爲地府中惡鬼矣。一片丹心。只如鐵石堅固。寧爲砲下之義魂。莫作日奴手下之魚肉。以此誓天質地。共赴國難。寧有不濟之理。然則更待何時。宴然不顧乎。思之思之。鱗榮本以草野弱質。不自度力。乙未之變。妄擧義旅。此乃早知有今日之變也。天不助順。事竟不濟。退在嶺峽。苟延一縷。今夏原州同志李球釆李殷瓚李弘榮一二義士。大憤亡國之慘。首倡此旅。坼湖讎賊若干。討誅轉到。聞慶郡請與重任。辭避不得。按住不可。即率諸陣長

驅大進。喬南倭賊。望風逃走。還軍關東。一呼百應。處處蜂起。八路同然。此乃傾否進泰之期也。玆敢瀝血泣告。須望在外諸君子。不以我卑鄙。惟以國事爲重。結心仗義。齊聲協力。內外響應。互相援助。或談辯於列國公眼之下。或說明於各港會社之場。正其義。聲其罪。撓其權。伐其謀。即皇天必有感動。公論自有大發。一舉而倭賊討滅。則宗祀可享。君位可復。吾道可傳。生民可保矣。可謂忠孝兼全。死生不刊也。豈非天下萬古之大義乎。以此千萬懇祝。　大韓光武十一年九月●日大韓關東倡義將

李麟榮

本社記者按李氏檄文二首。自述韓國近狀。困苦如彼。佐藤氏則謂保護韓民。仁愛如此。吾輩與日韓二國。同在亞東。兩無恩怨。其間情事。尙未確實。調査不能。施以評論。據事直書。以存實錄。其曲其直。待韓人與日本人自判定之。不然。問諸同洲之印度人則可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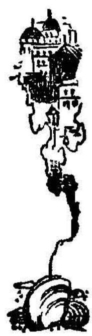
美洲華僑致公堂宣言書

吾黨以僞說久流。人懷疑眩。遂不能不向諸君子及諸君子之知吾黨而抱同情者

以表吾黨之目的。近代列强爭先。着着以進。如英之于十七世紀。法之于十八世紀。及俄之于今日。皆是也。而吾國當今革命運動。亦煥然發舒。爲吾國以四百兆之衆。呻吟于異族轄制之下。奴主相縣。不得平等。近亦漸浸于泰西文明之潮矣。吾國分省十八。凡爲七十餘道。道有府。府有縣。何縣無致公堂共濟黨之黨員。橫貫合衆國加拿大。凡我華人足跡所至者。又何處無致公堂共濟黨之黨員也。此黨爲我愛國同志所創。既二百五十年。臥薪嘗膽。緜延至今。國人之隸藉于是黨者。居全國男子人數三分之一。是黨之目的有二。以平和手段。求完全純正之改革。驅逐滿虜。實施民政。以易暴君汚吏之制。一也。恢復我自由。繼續我固有文化。復以列邦政俗相參。以成最文明之國家。二也。是黨倡言。吾國人之志趣。高出于世界各國。凡國民軍所起處。必相率以從之。又言欲輸革命思朝。普通教育。不可不重。是以紐育桑港日本等地。各設報館。爲我祖國作自由之先鋒。團體雖殊。行事則同舟共濟。是黨以自由精神。諄諄灌輸黨員之腦。采擇中世紀協商之法。以鍊精神。以布教育。以致協和。此三者。皆行事之所深重者也。諸君子若取吾黨及此大團之共濟黨而考其異同。其

趣味亦頗不淺也。夫吾國在今日。與歐洲中世紀同。觀昔日歐洲各國之所以强。吾等若師其法。使吾國勢力。凌于宇宙之上。亦使外人視我。有威蓋列國之概。當非難事。然吾黨之心不在是也。漢族者平和之人類。故欲措吾國于安全。不于暴横。凡舉動皆合人道。不以侵略爲務也。願西方列邦諸君子。示我同情。贈我良語。則幸甚幸甚。





附錄

桑海遺徵(續二十號)　漢　思

陳臥子皇明殉節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虞求徐公行狀

冢宰徐公者諱石麒字寶摩浙之嘉善人其族人有別居於南畿之青浦者公就試焉補其邑弟子員故又爲青浦人其世系具家乘不具載祖曰畫泉公某考曰心虞公某皆有隱德以公貴累贈至太子太保心虞公生三子公其仲也公少穎異心虞公愛之自授以經八歲能通大義九歲善屬文及少長工擧子業已傾其曹而公性倜儻羸秀多能又沈冥於天文樂律兵陣之書靡不洞曉家日貧而嘯傲自得慨然有弘濟之志於科目泊如也至贈太保公歿服除始爲諸生年三十餘矣居久之擧戊午應天鄉試擧之者太僕黃白安先生也明年春試禮部罷歸而同年生潘某殉於途公爲製朋友之服經紀其喪甚至復以女妻其遺孤同郡義之又三年爲壬戌成進士授工部營繕司主事司節愼庫國家水衡錢慮無不與中貴人相綴連前後

筦庫者。或與交通共乾沒。爲國漏巵。而是時逆奄賢初用事。勢甚張。屬視諸曹郎。顧方欲得政與南司爭。時時察郎署中賢才有聲者以禮下之。苟當其意即得美遷。以市恩示重。其所以羅致公者至再。公方嚴自處不少顧。奄始不悅。當是時光考園陵未竣。而奄方興三殿之役。欲自以爲功。督責甚急。帑藏不繼。公累疏陳便宜。期於省浮費。蘇積困。奄旣格不行。而浚削無已。每請。公必以令甲折之。故事每歲給內員靴料至費。縣官不貲。蠹至巨。至是奄賢欲以惜薪司金錢借支。已得請於上。而公猶固持之。遂大忤奄意。大獄起。楊左諸君子相繼瘐死。坐賕累千。公之師黃太僕亦在繫。時支蔓鈎連。道路以目。無不引避幸免。而公獨首約同里爲魏忠節公償所坐。黃先生所受誣差少。公獨爲稱貸上輸。冀出之。若盧較事者以報奄。奄深銜之。益思所以中公。而會戚畹王昇等矯領賜塋葬金。公疏發之。下詔獄。奄即屬昇子國輿造浮辭誣訐公。冀反噬。詔幷訊。公條列昇父子罪狀甚著白。奄不能紬事得解。然猶罷公官以歸。人尚爲公危懼。公曰。我唯守正俟命耳何畏。隨以太夫人喪廬居。得免後命。及先帝御極。誅大憝。召用諸去國者。公與焉。凡是時以賜環起者。無不立躋華要。而公

恬淡不競。久之，始補南祠部郎。無何，改吏部文選郎。滿三載，乙亥當大計京朝官。先帝知公廉正，諭廷臣云：留都去輦轂遠，聲聞易混，欲繩違舉過，澄清流品，必得端直之士主之。已而特旨改公為考功郎，主計典，蓋異數也。公感上知遇，益自厲精別淑慝，不徇親故。一二有大援及負聲望者，皆屏黜不少顧。時南冢宰為建德鄭公，大賢素重公，可否無異，故益得發抒。而是歲南計，為從來所未有。既而被黜者知其至公，亦不能怨也。舊例考功計事竣，即擢京卿以叙勞。時烏程當國，惡公黜其私人，託他故持弗予。久之，始升尚寶卿。尋轉應天府丞，攝尹事。尹事最劇，而任者輒自謂位列九卿，不甚親細務，如有司往往委事參佐。公探摘鉤較，不少懈，使十餘吏抱牘左右決之，無不精暢。民翕然稱焉，惟恐公不得眞尹者。京兆試士，例丞主之。南都士習浮囂，公日率而糾虔訓誘之，進其秀良，與之揖讓；一二敗類者，屏之郊遂。會賓興，公所取士異等十五人，多得雋者，一時以為盛事云。公攝尹半載，所興革利害，不可悉數。人尤傳其振驛困一事。天下郵傳多凋敝，而江東驛尤當要衝，輶軒往來既不絕，而諸臺使者吏卒韜傳徵發，絡繹郡邑，無不虎冠豺聲，奉符持牒，斥叱驛吏如輿臺。每

班馬而擇之。索重賄始去。少不當意。則箠擊之。或斃道路。故馬戶之役最大。馬戶者。非素封之民。則富賈商。有司所簽報者也。其人既不嫻牧圉。而畏見吏。勢必更雇無籍者代之。此輩衣食其中。往往與吏表裏。而恫喝其主。費無限。故一罹此役。無不破產。南都空虛。民貲無滿數萬者。職此故也。公議以額設之糧。官爲募人牧馬供用。可悉罷簽報。遂列十二條。或移御史臺。或上請著爲令。又蠲尹所設紅船座船價九百餘金。以厚其犒。復以二百金協濟江淮驛。俾接應疾置。抵驛下。於是歷世重困之民。咸慶更生。而傳車亦無留滯之患矣。戊寅春。大司寇鄭公持法公平。以鑄局屯豆二事。讞決失上意。下於理。鄭公海內耆德。而上方震怒不測。百僚趑趄。無敢言者。公適入賀元會。因極言主上嚴刑峻法。上下不交。漸成釜鬵。故上天應之以災。三時不雨。大可省懼。且清直大臣。以執法頌繫。上累聖德。疏上。人咸爲公危之。時宰揣摩上旨。擬用重典以懲言者。越三日。上御門畢。忽召群臣申飭。大要以非不知司寇清而清固人臣分內事。安可自恃。析律骫法。今念其老。姑釋之。因戒諭群工數百言。皆上所口占。越二日。傳宣中外歡頌。蓋國家故典。鮮有於御門之日宣諭者。即上所逮治大

臣。未有六日即釋去者。天下咸仰先帝之明。而嘆公格君之深也。公自元年由廢籍起。歷官在南十二年。至是始召入。拜左通政。轉光祿卿。上銳意於治。力崇節儉。至有終身布疏之論。而食監供具積習久。槩多浮汏。中貴人每嬲之。謂帝王家事大。烏用書生屑屑較讎爲。公勿顧也。盡奏諸冗食可罷者罷之。可省者省之。以成君德。寬國用。上悉嘉納焉。晉通政使。先是上雅尙綜核。兼採聽。開布衣上書之路。游光交會之徒。馳騁闕下。叩銀臺門。或獻策求用。或有所攻訐。往往得售其說。倒置無等。主者遏之。則譁沓反脣。至挾持語不可忍。公計此輩非可以勢格也。日進其讒說者。就其封章。句駁而字批之。折之以理。繩之以法。使窮於辨而悔生焉。蓋洶洶而來。俛首而去者。十有七八矣。其必不可曉諭者。則移之各臺使。使自爲理。不輕以上聞也。故自公作納言而告訐之風少息。上亦不以此病公。無何遷少司寇。攝御史臺署部事。時貫索恒滿。公日夜閱積牘。凡三月而出滯獄萬餘。得活者無算。至有以欵事誤國者。其人雖在禁。自負得上心多奧援。公立傳爰書。遂至棄市。海內快之。晉大司寇。蓋自陽羡再當國。頗能推廣上意。進一二舊德。收物望。然其人儻蕩好諛。其於君子陽浮慕

之。而小人以非道進者。不能拒也。以故天下日益亂。而君子亦不能久於其位。一本有也蓋二字

自公爲納言少司寇時。相君時致款洽。示接引。公落落若勿知也者。而會上欲廣輔弼。召九卿以下面試。公獨辭以疾。於是上有所援立。有所嚴譴。而天下咸以公淡於榮進。相君亦稍稍知公薄之矣。及公正位爽鳩。未幾而有熊姜二給諫之事。當是時。方以邊警大嚴。上甚憤怒。而外廷浮薄之徒。有江南北分黨之論。上微知之。因出中旨。諭群下毋結黨。而姜君採上言黨非盛世所宜有。不識陛下何所見而有此諭。恐啓奸人窺伺端。上震怒。而熊君開元新從謫籍來。極論時政。微及元輔。時上意已移。而難大臣。幷予杖下獄。御史大夫劉公。中丞金公。咸以廷諍譴去。公復繼之。大要以國事至此。奈何以喜怒塞言者路。上弗聽。公竟以此去國。然臺省交章以爲公老成不宜去。上亦時時念公。語諸大臣有總督本省之議。議未定而西寇益急。公旦夕遣客偵探。至廢寢興。已知漸逼畿甸。痛哭竟夜。質明遂爲文檄同志起義兵。悉吳越之甲北首赴難。題曰當哭。文多不載。不十日而鼎湖之問至矣。公一慟垂絕。絕粒者數日。已而曰。徒死無益。當圖報仇。然後見先帝於地下耳。遂定繼嗣。嫁二幼女。悉

遺嫗騰厲必往之氣枕戈投袂靡及於墜皇見者雖懦夫無不感動未旬日而弘光帝監國。尋即位。起公爲右都御史旋晉冢宰。是時南都草創天子恭默中貴人勳戚外鎭互相附麗政柄不一請託公行公單車就道幹僕不過三人至即居公署中門無私謁疑然獨行其意諸司所呈無鉅細必親自裁決或批駁再四務當乃止因條上七事。一曰定官制以肅體統。二曰愼破格以養名世。三曰行久任以臻實效。四曰愼名器以端士習。五曰嚴起廢以維國法。六曰明保舉以儲眞才。七曰交堂廉以銷朋黨。又以年例之設。所以佐計典之窮。自更例轉爲優升。而優劣莫辨勸懲朋疑矣。事雖報可。而中所陳多忤權貴意。及會推諸大僚。惟核才品。不徇方隅。執政者益不懌。啓事多格不行。用人或以中旨。不由部推。而一二思躐要津者。以公不滿其意。斷斷如也。推登極恩。進階光祿大夫太子太保。然公去志已決。一日朝罷。有一中貴綴於衆中揖公曰。公非大冢宰徐公耶。曰然。曰某有門生某令者。才而賢。可任公屬吏。公有意乎。某居中能爲公地也。公愕然拒之。退而自念。雖先朝閹寺極橫時。亦無公薦人於朝堂者。紀綱墮壞盡矣。因上疏糾論。留中不報。已而推臺省年例當出爲藩

臯者其人竟留用因上疏排公公遂謝病以歸在銓僅三月耳舟次京口見北事日迫復馳奏以前使不可恃宜再遣忠義大臣通和好約討賊而內修江淮守禦其惓惓不忘君國如此蓋自公歸而秕政益甚僉人盈朝國事遂無望矣明年五月北兵渡江車駕倉卒西幸公得報痛哭走白禾郡守土吏計所以效死者乃三吳百城望風納印綬獻圖籍官吏非降則竄矣貝勒抵境移書於公歆以高位公荅書甚峻且曰某素暗弱不能匡救本朝豈能裨益時主惟有節義宿所自矢不敢後人耳自此走郊野不復見人然猶馳蠟告四方同志思後圖會各郡義兵起公慨然曰我居城中向以上下主納款計無復之故遯鄉曲今既城守雖不足恃安可不入以為民望惟有城存與存城亡與亡耳時敵兵已逼城公乘間啓關以入民見公至眾志始定公晨夕立睥睨間勞苦諸子弟治守具而初起事者自相攜貳至仇殺治兵益懈內無解帶之固外無浮子之援遂至不守公聞城陷北向謝陵闕拜家廟自經於廳事之北楹鄰父老排扉入救蘇而謝遣之給之曰若等姑去我亦行耳卒闔戶以殉時閏六月二十六日也從死之僕二人曰祖敏本昇敏少相隨典書記通道理其慼奮

尤先云公忠誠正愨造次不貳齊家以禮餘風所漸雖在僕御咸知大義爲時彝纂遍郊百里無人跡公嗣溽爾穀間關百計凡二十餘日始得入城負公屍置槥櫝中以出方當溽暑顏色如生鬚髯戟張凜然生氣忠義之士史册所載蓋豈誣哉公清高絕俗其淡泊自處天性然也歷宦南都凡鹽豉米醯多取給於家轉而北也去家益遠則益自節儉凡官曹所餘長物遷轉之際無不因緣而公必被襆登車毫無齎潤自在繕部前省金錢數千用助殿功又耻居其名留俟後來者以尙璽攝太常餘帑千餘金攝京兆也羨盈萬金皆貯公藏勳鄉典大官物例有所謂呈樣者公嚴絕之少司寇時郎官以差還者知公清嚴絕餽遺第以一二方物託客以進公固辭客固請之公曰寧有爲奸官而俟餉人者乎卒却之然亦不發之以病人也爲尙璽也當歲除騶役向舊銓署中取竹一竿供爆竹之用公詢所從來即立斥其人不復用其守嚴防密如此類也故通籍二十餘載歷清顯至統均而田園不滿數頃書史數千卷而已公樂易愛人温靄瞻於持論與人言娓娓移日不倦凡事之糾煩難決者每以片言解之令人爽然自失客至無論貴賤皆和顏接之毫髮之善靡不稱道下

吏寒士才行可錄而厄於無援者苟可汲引不遺餘力終不告人人亦有終身不知者故人皆以公爲長者及與議政事或干以私又毅然不可犯也公既已傾身下士而士之眞僞優劣恒一見決之無不衡當雖交滿天下然生平同德稱蘭石者莫過於御史大夫劉公宗周大中丞祁公彪佳小宗伯吳公麟徵左納言侯公峒曾考功郎夏君允彝茂才顧子明德許子琰今諸公皆與公後先殉難即公之取友可知也已予嘗私謂冢宰之德淸嚴廣大俱不可偏廢而尤以規鑒爲本即前輩多賢如徐公者鮮矣及公登用而事已不可爲國運方頹耆人無祿豈不信哉公性純孝以父心虞公不及祿養因自號虞求以志永思甲申有司採贈公隱德索祀學宮公老矣爲文以祭淚涇涇漬紙間猶孺子慕也侍太夫人色養備至母族有以產來售者强買之既貴召其人各還之曰俾無忘太夫人之德公兄弟三人素友愛惟伯兄一子視如已生弟有女則毀產嫁之嘗激名師相祖墓云法仲不宜子當遷公謂季虞存曰我與若皆無子惟伯兄有子當遷與否惟伯兄主之遂卒不果此亦公達命恭友之一端也公博學强識條貫經史七略九流類能洞徹尤長於國家典制諸司掌故

文章古雅淵茂出入東京三國間章奏警健而婉懇至而辨故雖直言正辭每能回人主之意尺牘雋永可誦餘文斐然稱作者旁逮二氏之書亦不爲人道也公生於萬歷戊寅沒於弘光乙酉壽六十有八娶顧氏繼室馮氏皆有婦德俱贈一品夫人顧夫人生二子馮夫人生一子皆不育立族子爾穀柱臣爲嗣事具公立後說嗟乎子龍安忍以狀公哉子龍少而辱知於公賁拔獎致邁於等倫癸未之冬公以大司寇家居予于役禾郡見世事傾蕩相與咨嗟公曰足下方壯當勉立事功我老矣若事不可爲惟辦一死耳及公居冢司而子龍備員言路事無巨細罔勿諏詢時邪說充塞志不得行予先爲拂衣計公曰子旣勇退我老八安可施施六卿之上以自致狼跋哉行且休矣予歸一月而公亦去國三吳淪覆予行遯於野公三遣使貽書以敵人深入重地天時向暑溝塍汙潰非戎馬之利奮其耰鋤可當干盾子其勉之不踰月而公殉難矣嗟乎子龍旣不能補公之志又不能從公以死其何以狀公哉第以生平知己無踰公者而海內故老遺臣漸以凋喪子龍雖生晚幸稍習公今亦且暮且死誠不忍無所紀述以沒公之懿行故忘其無文不辭爾穀之請而爲之狀

荅夢庵

太炎

震旦去封建時代已遠。故不事王侯者。世以爲重。而奔走競進之士受其惡名。老莊已興於戰國。及魏晉而有玄言。渡江以後。釋教盛行。至唐世遂極盛。其閒隱淪遁世之材。亦與佛老相左右。所以遏貪冐之風。厲浮夸之俗者。其在斯人。然則三綱六紀無益于民德。秋豪使震旦齊民之道德不亡。人格尙在。不在老莊。則在釋氏。其爲益至閎遠矣。自宋世昌言理學。君臣之義日重。雖古之沮溺荷篠。亦貶斥以爲不仕無義。世載其風。逸民日乏。近世又益昌言功利。而熱中利祿者。以憲政爲干進之階。雖此革命黨中能巖巖如泰山者幾何。乘堅車。策肥馬。衣服惟恐不麗。都髮鬢惟恐不膏澤。去樸質之風而近浮華之習。革命者將安賴。此欲與爲枯槁之逸民。旣不可得。亦不足以應急務。如彼西方景教。亦幾可斵彫爲樸矣。然義趣單純。好思想者多不樂。此又與老莊舊說過相違戾。欲興民德。舍佛法其誰歸。僕往者鑄鎔經論。斷之鄙心。時有微言。多登民報。誠藉是爲導引之資也。大乘緣起說者。無過考證之文。不關宏旨。是時方討論震旦方言。不皇輟業。倉猝應之。遂以是篇入錄。今見東亞月報載

夢庵說曰。「此緣起說。足以濟度惡劣政府乎。足以建設共和乎。佛教之平和思想。死于千載之上。曷得抱亡骸爲維持新世界新眞正之平和之具。況土地國有。與乞食之士謀之乎。以之求日華之連合。以之要求世界列國贊成中國之革新事業。皆遠之遠矣。無一於此。而民報之作此佛報者。抑出於何意乎。民報宜作民聲。不宜作佛聲也。夫使幾億民衆咸作佛聲者。非印度乎。幾萬萬人皆法師。則誰作食。誰執兵禦敵。故印度以之終亡。支那亦病乎有一顏回守其陋巷。使支那至今日之境者。顏回之徒也。安分知足。明哲保身。如此而已矣。鴻儒尙病或無用。況顏回而懷文殊臭骸。以橫新民衆之上乎。」今問夢庵。民報所謂六條主義者。能使其主義自行耶。抑待人而行之耶。待人而行。則怯懦者不足踐此主義。浮華者不足踐此主義。猥賤者不足踐此主義。詐僞者不足踐此主義。以勇猛無畏治怯懦心。以頭陀淨行治浮華心。以惟我獨尊治猥賤心。以力戒誑語治詐僞心。此數者。其佗宗教倫理之言。亦能得其一二。而與震旦習俗相宜者。厥惟佛教。是固非言語文字所能成就。然方便接引。非文辭不爲功。以是相導。令學者趣入法門。以自磨厲。庶幾民德可興。而六條主

義得人而弘其道誰謂改民報作佛聲者此緣起說亦誠不離名相有同史考所謂提要鉤玄而已其他微旨散在民報諸篇夢庵以爲佛教亡骸不足爲維持新世界平和之具吾豈謂四分十誦可直接用爲國際法者惟是居賢善俗非斯不足以救澆漓民德既衰縱求世界平和豈有近效莊周有言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洴澼絖則所用之異也必如夢庵說者東亞月報首登孔子陽明諸像能救東亞之衰微耶孔子歿已二千歲其遺說亦與佛書同往于此新世界者形勢禮俗豈有相關彼陽明者君不鄉道而求爲之強戰則古人所謂輔桀者佛教視之亦羅刹藥叉而已然其學說往往剽竊象山慈湖象山慈湖又剽竊佛家之說藉禪宗以談儒術始終不出壽涯所說改頭換面之一途是正堪爲佛教作僕耳日本賓陽明之學以興馨香頂禮有若聖神而復詆佛教爲無用何其昧所從來哉佛教者朽骸也不足爲新世界用而國家立學亦有哲學一科哲學科中亦有瑣格拉底柏拉圖輩學說此非千載上之朽骸耶與現世之國家何與也凡諸宗教過弛則風節衰過張則職業廢吾所爲主張佛教者特欲發揚芳烈使好之者輕去就而齊死生非欲人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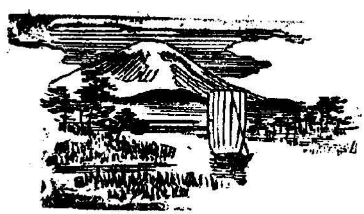
皆歸蘭若在昔陽明輩之支流亦多棲心禪寂明季之士所以蹈死如飴者幸有禪觀攝持其意而急功近利不避聲色則陽明學爲之厲階顧寧人欲以禮教改易天下勢有不能夫禮教不如戒律之安隱王學不如大乘之精嚴固可知矣人果學佛蹈湯赴火必有王學之長而放誕輈張之病庶其獲免作民德者捨此無他術也震旦民俗本與梵方豈有人人盡作法師之事夫隋唐二代隆法之至也國力盛强乃遠在宋明以上豈有紹隆佛法遂令人不知兵者外觀西方基督教僧亦不肯執兵應敵未聞歐洲諸國以此滅亡而强引印度以相比校斯不察社會情形之甚矣且印度亦暫亡耳今者國民自覺光復獨立之聲宣揚八表安見孔雀笈多不復覩于今日夢庵目覩印度之亡而歸咎于佛教使在希臘未興之世將謂七賢出世爲希臘之禍胎耶詆佛不已復謂顏回陋巷爲亡中國之階嗚呼封建遺民情存勢利於是大可見矣不愧其不自撙節而愧其終於賤貧不憂其不自束身而憂其不交顯貴抵掌游說相習成風內行點汙乃以進取之民自蓋古之言進取者進取學術志行也今之言進取者進取權勢利祿也蓋封建末流務在尊崇貴族以仕宦爲光寵

以卑詔爲效忠擧世聾盲頑不知恥今者政體雖革習俗未移即觀東亞月報序文一則淫昏之伊藤博文一則狐媚之宋秉畯耳以伊藤博文宋秉畯爲斗極則鄙夷陋巷也亦宜漢土自嬴政以來藩侯絕跡階級既平民俗亦因之大異所以爲國民作潛勢力者不在朝市不在庠序而在蓬艾之間故陋巷亡而王迹息自宋以來隱士之彫微甚國勢之陵夷亦甚其效至可覩矣夫陳仲管寧必不生於封建變形之國彼所以爲國者乃在服從教令競志功名而隱淪故非所貴民之秉彛亦無他好曰長兄爲二千石仲兄被貂裘小弟雖無官爵往來王侯長者游以是爲榮名耳震旦則不然朝市者爭利之區庠序者譁時之府地皆汙垢而爲一國之杪瑞方之於人其位正當玄牝然積精自剛本原不在是矣衣錦尙絅惡其文之著也是震旦所以爲國也僕嘗曠觀前史而得震旦廢興之的此本非與公等道者夢庵又曰「康熙帝慮學者多不服已。遂設計集天下之學者。從著作之業。使目不皇數糟粕手不皇拾死字。雖洵美不可實用。遺俗流風之入人深。雖四百年鴻儒不世出。研鑽竺墳。猶考證六經。其所發明。不以義爲先。以文迹爲先」嗚呼安得此宏侈不經語耶滿

洲康熙帝未興以前漢土固先有實事求是之學矣康熙雍正乾隆所集者詞章之部類書之林務博而不衷於是吾黨所務則異是求其精不取其博也求其眞不取其美也雖一字之文而考證或逾千字要以內愜吾心外合對境在康熙朝宏詞諸子視之祇以爲破碎耳原此考證六經之學始自明末儒先深隱蒿萊不求聞達其所治乃與康熙諸臣絕異若顧寧人者甄明音韵纖悉尋求而金石遺文帝王陵寢亦靡不殫精考索惟懼不究其用在興起幽情感懷前德吾輩言民族主義者猶食其賜且持論多求根據不欲空言義理以誣後人斯乃所謂存誠之學日本諸子治漢學者惟務其義不務其文訓故未通而以微言相侈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故茂卿息軒諸公老死而無所得（漢土有西河日本有茂卿息軒諸子。名爲反對宋儒其所得實與宋儒無異。）讀書不求甚解斯語之誤人亦甚哉若夫梵方經論本有言語道斷之義然解者亦不得不先求文字所謂隨順者也是故索訶世界求佛法者以耳根圓通爲主今夢庵則曰。『佛教者一佛教也。未聞釋迦有二舌也。馬鳴所說或說爲有或說爲無。二皆邪妄非其正理。馬鳴一口傳通佛語如此。請試思之。二皆邪妄。則一旦不立。佛法元來無高低遠近深淺之

蔡。大乘小乘之說。皆圓顱輩舌鬭之戲論。故二皆邪妄也。況先生曰。無我本小乘舊說。又曰。純言無我者。馬鳴亦未嘗以之爲是。先生之見。何如此漏逗乎。既是無我。決無純雜也。既是無我。決不容新舊也。故大乘百法明門論之改革七十五法。冒頭先云。如世尊言。一切法無我。而後分析心法。别出阿賴耶末那二識。亦唯細說一心法而已。故曰惡彼佞者。雖宇宙破壞。一切法無我。雖忽生山河大地。一切法無我。希臘哲人彼得古剌士有言曰。宇宙者流矣。夫唯無我。故與宇宙流也。此言得無常意。無常無我者。宇宙混轉之形狀也。悲觀者。退化之聲聞緣覺是也。樂觀者。進化之大乘菩薩是也。故無我之活動。與宇宙神矣。民聲亦不可不與宇宙新之神之」夫佛教本與神教有殊。非專以一種悉檀强人信仰。是故四十九年隨機說法。佛惟一舌而權實大小諸教。因所對者而分。今云本無淺深大小。此法華三乘皆歸一乘之義。後賢亦以爲權說矣。況異部宗輪分爲二十。縱佛法無新舊純雜。末師之論。安得無新舊純雜也。夢庵既以聲聞緣覺與大乘菩薩有悲觀樂觀之分。而復言佛法無二。何自相牴牾。至此豈聲聞緣覺者是外道非佛法耶。馬鳴立如來藏與般若有遮無表

者殊其言有我無我二皆邪妄者執着有我則同數論之偏執著無我亦涉『順世』之妄是故二者雙非非其絕無所立所立云何即如來藏豈徒以含胡不了之詞使人無所問徑夢庵引彼得古剌士說以證諸法流轉即爲無我其言則諦實矣而此流轉者誰則不得不歸之識既有識矣是非絕無所立也百法言一切法無我而法相諸論皆以阿賴耶識爲宗當其雜染以阿賴耶識爲名原其清淨以菴摩羅識爲名乃即馬鳴所謂如來藏矣今徒執無我之文而謂馬鳴所言一且不立是夢庵則爲隨文不隨義者而又以未讀佛心有礙根本相背此則汗漫之言非僕所敢知也吾觀日本人說佛教者或以馬鳴哲學比之海格爾說徒以形式相同强爲比傅其義絕遠斯正隨文之過耳夢庵謂大乘菩薩惟是樂觀不悟五地以前猶欣涅槃而厭生死世固無以毛道凡夫超入五地者則大乘發心之始猶是悲觀若無悲觀者衆生本樂何苦度入涅槃彼自無瘡而妄施以針艾安所用之無我者與宇宙相流轉流轉既息則爲常樂我淨今夢庵欲任其流轉與宇宙神而化之此則路迦耶師之說與佛教若冰炭之不相容矣



博徵海內方言告白

中國方言。傳承自古。其間古文古義。含蘊甚多。而世人不知雙聲相轉疊韻互變之法。至有其語而不能舉其字。通行文字。形體不過二千。其伏在殊言絕語中者。自昔無人過問。近世有文言一致之說。實乃遏絕方言。以就陋儒之筆札。因訛就簡。而妄人之漢字統一會作矣。果欲文言合一。當先博考方言。尋其語根。得其本字。然後編爲典語。旁行通國。斯爲得之。僕前撰新方言一冊。略得三百七十餘條。近復展轉鈎考。又發見百餘事。一人耳治。勢不能周。願海內知言之選。各舉鄉土殊言。以告上書今語。下解義訓。旁註某省某府某縣。以便訂實。函件寄牛込區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民報社可也

章炳麟白

國學振起社廣告

國學振起社社長章太炎君已移居牛込區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民報社內有信件諸直民報社爲荷

（新方言已出版）

定價金參拾錢

國學振起社啓

社會主義講習會

天義報社廣告

本通信所已遷于麴町區飯田町六丁目二十一番地如有信文稿請直寄本處爲荷

代派中興日報廣告

此報由僑居南洋志士所剏設。專爲發揮民族民權二大主義。而民生主義亦間及之。議論精闢。與中國日報相伯仲。本社特紹介於學界。特別減價。凡定閱者全年九元。半年五元。郵費另加。

民報社啓

代派香港中國日報

香港中國日報。爲中國革命提倡者之元祖。夫人知之矣。自惠州革命軍興以來。革命之心理。灌輸全如革命之風潮。磅礴大陸。而各地之爲革命狂濤的旋渦者。尤推南中國數省。若中國日報。則其原動力也。晚近萍鄉之役。黃岡之役。安慶徐錫麟之役。欽廉之役。鎭南關之役。該報皆設有特約從軍訪員。故電報之捷。消息之靈。遠非他報所及。又社會問題之重要。知之者鮮。該報乃於數年前首論民生主義。與中國革命之前途。洋洋十數萬言。透闢無倫。世人有譽該報爲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之木鐸。非虛語也。該報連郵費全年十二元半。半年六元半。今爲苦學生計。特別減收全年十元半。半年五元半。有志革命者。誠不可不讀也。

民報社啓

代派華英日報

此報發生於北美加奈陀晚香坡。已有兩週年。除發揮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外。專搜羅康梁姦徒劣迹。痛加攻擊。蓋此爲若輩根據之地。皆得徵實。非隨意杜撰者比。凡定閱全年者九元半年五元。郵費另加。

民報社啓

請看

漢英新字典

是書爲山西喬君義生所輯全書悉以漢字列部而輟以英語較之他種字典就英字以求漢語者則猶爲直接喬君深於英學殫心竭力以成此書知吾國之研究英文語學者必有一番歡迎也現已付印不日出版(價二元五角)

發行所　中外各大書房

本社簡章

一　本雜誌之主義如下

　一顚覆現今之惡劣政府　　一建設共和政體

　一維持世界眞正之平和　　一土地國有

　一主張中國日本兩國之國民的連合　　一要求世界列國贊成中國之革新事業

二　本雜誌仿歐美各大雜誌體裁論著不分門類後附時評小說譯叢來稿總求不戾本旨靡不搜羅

三　本雜誌置總編纂一人撰述員無定額庶務幹事一人會計一人校對二人收稿一人

四　本社員之外如有撰述不與本雜誌宗旨相違者請逕交本社編輯所擇尤登錄以本期雜誌奉酬

五　有慨捐本社經費十元以上者奉酬本雜誌一年二十元者二年三十元者三年五十元以上者永遠奉酬俱推爲本社名譽贊成員

六　本雜誌月出一期至少以一百二十頁爲度定價一册二角預定半年者一元一角全年者二元郵費另加

七　本雜誌定於陽歷每月廿五日爲發行期決不蹈從各雜誌愆期之失

八　本社編輯所設於日本東京市牛込區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發行所設於東京府豐多摩郡大久保村百人町二百卅八番地與本社通信者請直投編輯所

九　凡經售本雜誌者十分以上九折三十分以上八折報資按期滙付如三期未清者即行停寄清算幸爲原諒

售報價目

全年十二冊	半年六冊	零售一冊
二元	一元一角	二角

凡日本郵政能通之處每冊加郵費一分其餘外埠加郵費六分

注意

本報銷逾萬份以上前訂廣告之價目雖數紙費自十三號起改訂價目如左如有特別廣告請至本社面議

廣告價目表

期限	一頁	半頁
一期	拾圓	陸圓
三期	貳拾七圓	拾陸圓
半年	五拾貳圓	參拾壹圓
全年	九拾六圓	五拾七圓五角

廣告取次所

東京市神田區中猿樂町四番地

秀光社

代派所

日本東京 中國留學生會館
同神田表神保町 中國書林
同 富山房
同 三省堂
同南神保町 群益書社
同早稻田大學前 同文書店
同小川町 東華書局
同今川小路町 振華書局
橫濱 永新祥

香港 中國日報館
西貢堤岸 和昌樓
英屬加拿大 華英日報館
庇能 黃金慶
美國舊金山 大同日報館
美國紐約 黃溪記
安南河內 粵東會館
檀香山 隆記日報
新加坡 陳楚楠
吉隆坡 群興號 阮英舫

芙蓉 朱穎兒
小呂宋 人寶堂
坤甸 和源號 江清水
新加坡 振源棧
同 星洲書報社
大霹靂埧羅 湯伯令
蔴六甲 振長春 呂文采
三寶壠 黃體
西貢美萩 同德棧
小呂宋 李廉記 鄭顯庭

中國開國紀元四千六百零六年
西曆一千九百零八年
日本明治四十一年
清光緒三十四年
陽曆六月九日印刷
陽曆六月十日發行
（每月一回十日發行）

編輯兼發行人 陶成章
日本東京市神田區中猿樂町四番地

印刷人 藤澤外吉
日本東京市牛込區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

編輯所 民報編輯部
日本東京豐多摩郡大久保村百人町二三八番地

發行所 民報發行所
日本東京市牛込區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

通信所 民報通信事務所
日本東京市神田區中猿樂町四番地（電話本局一九二五）

印刷所 秀光社